

類  
林  
雜  
說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八

平陽王朋壽編

別味篇第四十五

神農淮南子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皮時多疾病  
 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荀勗晉荀勗字公曹穎  
 令民知所避就一日遇七十毒荀勗川人常在武帝坐  
 進飲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師曠晉平  
 帝遣人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皆服其知師曠公時  
 人為大夫公食以問曠曠曰此勞薪為易牙齊桓公大  
 爨公問宰人宰人曰用故車腳為薪耳易牙夫也淄澠  
 二水為食牙亦知二水之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子也為  
 味桓公不信數試如驗也符朗青州刺史食鵝知其毛  
 色後晉伐青州朗降於晉朗既至楊都時會稽王司馬  
 道具設江左珍羞與朗坐客高會因問朗曰關中美味  
 孰若此朗曰但怪此味生鹹耳

贊曰 草木臭味 紛然萬殊 錯雜閒處

孰能分區 神農至聖 生民是虞

辨其良苦 較彼錙銖 以利於病

捐病保軀 易牙符貳 或期繼諸

豪富篇第四十六

郭況王子年拾遺郭況光武皇后之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為器工治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銀之聲多也臺榭懸朗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視之如月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富无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瓊廚金穴况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不干世事為一范蠡越范蠡為相日致千金家童閑算不于智者也范蠡術者萬人以四海難得之貨充盈時之都以為器銅鐵積如山舉或藏之王元寶唐王元於謂之寶井富盛歷古以來未之有也王元寶寶極富而不學嘗大會賓客或謂曰昨日必多佳客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玄宗一日問元寶曰聞卿多絹比朕南山之木孰多元寶曰若每樹挂一甘寧吳志甘寧字興霸縑則陛下之木有盡臣給无窮甘寧性奢侈以錦綵維

舟去則棄之孫權曰曹公有周  
 張遼孤有與霸足以相敵周  
 夫婦夜耕因臥夢天帝過而  
 案籍曰此人相貧限不過此  
 今車子未生請與之天公  
 曰善自是遂富累千萬  
 寶投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  
 上多風塵有數吏乘車馬來  
 與遙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  
 君前有禮故要君必有厚遺  
 見青洪君君問所須明曰欲  
 明去如願者青洪君侍婢也  
 梁冀太后所寵冀恃勢貪財  
 入府庫遂減半年租稅石崇  
 潤及天下百姓也崇曰此兒  
 終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曰  
 荆州刺史略遠使商賈富不  
 名梓澤後得尉與潘岳諂事  
 崇望塵而拜財產盈積室宇  
 紈繡與晉惠帝舅王愷及羊  
 金崇以蠟代薪愷以紫絲步  
 障布四十里崇以錦步障



布五十里愷以赤石脂塗屋崇以椒塗之帝助愷珊瑚  
 樹高二尺愷示崇崇以鐵鞭擊碎愷怒崇命取珊瑚樹  
 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眾矣惠帝知富无以誇  
 有外國進火浣布天下更无帝乃為私服幸崇家崇有  
 家人之輩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祇承帝乃慙之崇廁  
 屋內置侍婢十人衣以紬素並以香囊錦袋盛香崇大  
 會賓客有侍中劉寔見廁內燦爛快出謂崇曰誤入公  
 室矣崇曰廁也寔更往見侍婢所逼不成如故崇為客  
 作小豆粥咄嗟立辦冬日得韭齋愷出遊爭入洛陽崇  
 牛如飛愷絕不及愷貨崇帳下問所以云預作熟豆客  
 來作白粥投之韭根雜麥苗耳牛奔如飛由馭者逐之  
 愷從此遂爭長焉及賈謐誅免崇官時趙王倫與崇甥  
 歐陽建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且豔又善吹笛孫秀  
 使人求之崇處金谷別館方登樂臺使者告崇崇乃悉  
 出待女任意所擇使者曰命取綠珠於是崇怒曰綠珠  
 是我之所愛不可得也孫秀怒勸倫誅崇崇正宴樓上  
 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為爾得罪矣綠珠曰當效死  
 于君前遂自投樓下而死及車載崇于東市歎曰奴輩  
 利吾家財使者曰知財為害何不早散遂被害崇家稻  
 禾在地化為螺人以為族滅之應水磴三十餘所蒼頭  
 奴八百人珍寶田地宅莫究其數崇乃與潘岳同日斬  
 于市岳謂崇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崇曰殺士滿溝

壑餘塵來及羊琇字雅舒太山人晉時為散騎侍郎家

人出晉書貴瑋作獸炭尹吉甫周之上卿也家大富食

時浴陽炭因見而效之既食訖失三十人乃卓王孫蜀郡

鑊之作粥鳴聞聲數里既食訖失三十人乃卓王孫蜀郡

覺之見在鑊中齧取焦粥事出周書乃卓王孫蜀郡

累千金前漢武帝令王吉與司馬相如交相如每稱疾

不見王孫曰聞今有重客遂設酒請往請相如并王吉

吉先至未敢嘗須臾相如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喪夫

在舍王孫座多豪客請進琴於相如相如撫琴音調文

君文君於是聽之其夜遂奔相如相如資巨萬夏日

與客飲侍婢數百人裸其形使之進酒此何曾陳郡人

卽殷紂糟止之戲也後漢人言出論衡無下筋處蒸餅不圻

晉時為司隸校尉日食萬錢猶言無下筋處蒸餅不圻

十字不食有二子遵邵卒太僕卿有下子嵩綏機羨邵

為侍中庶子一日之供以寡婦清漢書蜀寡婦清其先

錢一萬為限綏官至侍中寡婦清得丹穴以擅其利遂

巨富能以王戎算金玉恆如不足世以此譏之

身衛財王戎算金玉恆如不足世以此譏之

贊曰 富贍於財 常人所欲 得之以道

斯為厚福 賢者處之 施惠是助

愚夫斬之 適招禍辱 盈溢筐箱

貯儲金玉 兼濟以仁 庶無傾覆

貧窶篇第四十七

羅友世說羅友貧乞祿於桓溫曰昨中路見一鬼揶揄

憐之以友為劉伯龍南史劉伯龍貧窶嘗召子弟欲營

襄陽太守劉伯龍什百之利見一鬼在旁無掌大笑

伯龍歎曰貧乃榮啟期孔子見宋人榮啟期年老體无

為鬼所笑遂止榮啟期完衣而鼓琴自樂孔子問曰先

生何樂對曰吾有三樂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

人一樂也人生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吾二樂也命

有天殤吾既老矣是吾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

終吾處常待終又何憂焉孔子曰先生能自寬者也

張儀史記張儀說於諸侯走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咸

乃釋之儀歸其婦嘻曰不說諸侯安得此辱原憲孔子

儀曰汝視吾舌在否妻笑曰在耳儀曰足矣原憲弟子



傳原憲在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  
 過謝原憲憲捉敝衣冠貌有饑色出見子貢子貢曰先  
 生病邪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  
 憲貧也非病也子貢大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  
 周孺周時人極貧夫婦二人常在田野夜鋤天帝憐之  
 富也今來張車子錢數萬其人未生甚閒且借之可乎  
 天帝曰善司命之敕所因借其錢孺於是日漸家富得  
 十餘年忽有一婦人寄宿於車坊因產一子孺見之問  
 其夫主姓婦人答曰夫姓張此子容陳留人時俗七月  
 孺意甚惡之因此之後阮咸字仲容陳留人時俗七月  
 家道日衰還復如故乃脫犢鼻布褌以裳咸宗族於庭  
 羅列衣物咸貧无物乃脫犢鼻布褌以裳咸宗族於庭  
 竹竿頭挂之貧人問其故答曰未能免俗范丹字史雲陳  
 郡尹包為友俱貧每出傳一單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  
 衣包年長先走迴即脫與丹也司馬相如成都人既為  
 卓王孫女文君所奔遂為夫妻相如家貧遂與臨邛沽  
 酒常灑掃身著犢鼻褌於市中使文君常壚而坐卓氏  
 之族謂王孫曰相如雖貧當有大才必不為長賤者而  
 王孫遂減半財與相如仕漢官至中郎將出前漢書而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後漢時為司徒使鮑石  
 以事往東海良因遣通書送良家良居三公之位

而家甚貧及司徒使至東海往詣良家見良妻身著布  
裙從田自柴而歸使不識之謂曰我司徒使故來通書  
欲見夫人妻曰妾是孫晨字元公京兆人也後漢時為  
也使大驚出漢書孫晨郡功曹冬日无被唯有藁草  
一束夜臥其中曉即衣之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  
後漢時人出三輔決錄魏文帝時為尚書清貧  
妻不免飢寒織荆顏子孔子弟子傳  
瓮籬自給出魏書顏子一簞食云云

贊曰 士有志節 安於清貧 不為苟得

仁義是親 鹿裘帶索 釜魚甌塵

桑樞貧牖 灌園負薪 守死善道

不妄求伸 飲水啜菽 以樂天真

貧達篇第四十八

子路 家語仲由字子路魯人孔子弟子孔子稱之曰衣  
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嘗自負米以養親  
食藜藿以充腸後游楚國司馬相如前漢司馬相如字  
遂為楚上卿食祿萬鍾矣長卿家徒四壁立



能文章揚得意直宿夜誦相如所爲子虛賦武帝聞之  
曰朕恨不與此人同時得意奏曰臣故人司馬相如之  
所作也帝卽令召之既見帝以爲卿銜命使蜀至太公  
蜀部使者太守郊迎縣令尉負弩前驅時人榮之但讀書  
姓姜字子牙東海人年十八娶馬氏爲妻太公但讀書  
不事產業甚貧妻馬氏見其如此求去太公避之隱市  
賣漿值天大涼改販麩又值大風起遂屠牛又值天大  
熱凡往不遇遂改向渭水釣魚年八十值周文王出獵  
文王問曰君既年老有妻子而獨在此釣魚公曰不憂  
年老無子唯憂天下無主文王曰紂爲天子何言無主  
太公曰人以師事之文王崩武王伐紂定天下封太公爲  
載而歸以師事之文王崩武王伐紂定天下封太公爲  
齊侯太公適齊於路見婦人嘯泣公怪而問之婦人曰  
妾聞前夫封侯故追悔而泣太公問曰前夫是誰婦人曰  
曰姓姜字子牙公曰我是也婦人喜再拜欲求再合公  
曰可取一盆水傾於地令婦人收水唯得少泥公乃作  
詩以語之曰兩目知人意雙眉又解愁若言離更韓信  
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有馬母豕韓信  
淮陰人也少時至貧曾於市中盜賣食羹被其主捉得  
苦辱之令信從跨下往過而後歸項羽不能亡歸於  
漢因蕭何用之爲大將軍漢定天下封信爲楚王信取  
賣食者別其兩足初信乞食漂母母與之食信既爲楚

王漂母報樊噲祖與項羽鴻門之會時賴噲身得免于  
 以百金卽位封噲公孫弘四十始學春秋武帝時詔天  
 難高祖卽位前漢一郡解上弘到長安對策  
 為武陽侯出前漢士淄川一郡解上弘到長安對策  
 下舉賢良文學之士淄川一郡解上弘到長安對策  
 第一武帝善之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經月餘遷丞相  
 出前王章字文卿太山人也家貧寄止人舍盜主人牛  
 漢書王章衣臥主人答之章後就學京師見大將軍王  
 鳳鳳遂薦之官至司隸校尉遷京兆尹坐贓下獄妻謂  
 章曰君不憶牛衣中時邪今得富貴奈何以物累身哉  
 章不曰獄官每夜打鼓點囚章女年十二謂曰我父已  
 死母曰何以知之女曰尋常唱囚有九今夜唱囚止入  
 是以知其死前漢甯戚衛人也欲仕齊家貧無以自資  
 視牛果死見桓公乃叩牛角而譎桓公見之撫掌曰異哉  
 飯牛望見桓公乃叩牛角而譎桓公見之撫掌曰異哉  
 此人乃非常人也命管仲迎之遂舉大臣之位授之為  
 卿後遷丞陶侃字士衡丹陽人也鄱陽孝廉范逵宿侃  
 相列士傳侃侃舍侃家貧母為截髮為髮待之無薪伐  
 屋柱炊飯斬薦以供馬達感之乃為侃立聲石勒字季  
 譽於是顯名侃仕至大闕晉時人出語林石勒龍本  
 上黨武鄉人也晉惠帝元康年中山東大飢勒家貧  
 乏不能自濟遂與汲桑謀計合汲桑與勒作奴主賣與

平原師權家兩相存命令勒田中耕隴上常聞鼓角轉  
鐸之聲後歸勒鄉里乃共劉泉起兵逼洛陽晉帝南遷  
乃稱天子國號趙都襄國城去鄴城一百八十里勒  
遂封汲桑為大將軍勒死號趙武帝勒無子弟虎代立  
遷都於鄴城鄴中記云勒與師權家傭王猛字景略洛  
耕或云上黨郭季子家奴未知孰是  
陽人家貧織蠶以給衣食後入嵩山師隱居有道之士  
數年出山一見符堅大奇之堅建號以猛為相聲譽甚  
矣

贊曰 貧而有志 其久必通 務修天爵

人爵斯從 飲牛甯戚 潛漁太公

或以道舉 或以才庸 觀其大器

豈能終窮 養斯氣識 毋辭屢空

攻書篇第四十九

智永 李尚書故實云智永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書後  
有禿筆頭十八登人來覓字者如市所居戶限為



之穿穴乃以鐵葉限張旭唐書張旭吳郡人官至右率府

裏之謂之鐵門限得其意又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

神飲輒草書揮筆大則以詞章知名好古博雅尤工隸

其書為辭稷唐書辭稷以詞章知名好古博雅尤工隸

草聖為辭稷唐書辭稷以詞章知名好古博雅尤工隸

宗其書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相魏徵當國圖籍多有虞

褚舊迹銳精模倣筆態適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

采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文學稷於是時見招引除太

子少保睿宗嘗召稷入宮中參決庶政恩遇莫比後竇

懷貞伏誅稷以王右軍晉王羲之善書為古今之冠稱

知其謀死獄中王右軍其筆勢以為飄若游雲矯若飛

龍杜度字伯慶京兆人善草書故千字程邈字元令下

皇時犯罪繫獄改古篆為今書上始張芝字伯英安平

皇始皇善之而赦其罪故曰隸書也張芝人善草書臨

池學書池水乃黑寸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善楷書後漢

紙不遺世謂草聖也靈帝時太學中立石五經即

邕之書今洛陽其韋誕字仲將學書日家之素帛必先

石經之文見存焉書而後練數十年間遂大能書乃

晉帝造凌雲閣令誕書之而人誤先釘其牌於上誕乃

乘飛梯題之及畢鬚鬢皓然遂戒其子孫不令學書至

乘飛梯題之及畢鬚鬢皓然遂戒其子孫不令學書至

乘飛梯題之及畢鬚鬢皓然遂戒其子孫不令學書至

能師宜官平原人善書大字或方一丈小字一寸嘗詣

也盈門不能得見乃云輸十文方與之看計倉頡黃帝時

還酒錢已足遂拭去之後漢獻帝時人也倉頡觀鳥

跡以造文造字鬼遂夜哭黃帝時白日龍見帝亦乘龍遊

行及倉頡造書龍皆潛藏或白日上天而去以有文字

恐人書畫之而鬼哭龍藏也史籀周宣王史官也改古

倉頡所造書即古文篆是也史籀文為大篆今篆書是

也崔寔字子直涿郡安平人也善草書後漢桓帝時遷

不暇篆錄梁鵠字元鴻安定人也能書漢鍾繇字元常

因為草書靈帝時官至吏部尚書鍾繇字元常

武人也善篆楷書亦采蔡邕之法以為八分陳太尉碑  
蔡邕為文元嘗書之此碑文字最工妙魏武帝時為太  
尉胡昭字孔明潁川人與繇同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  
獻之字子敬尤能骨法與父書不羊忻為太山人善篆書子  
同官至右軍將軍晉中興時人羊忻為太山人善篆書子  
之際書諸葛長民琅邪人也善入分真李斯  
勢遠布諸葛長民琅邪人也善入分真李斯  
相改史籀大篆為小篆始皇時上會稽山乃敕李斯  
勒石紀功若曰盡得天下乃李斯之書今猶存焉羊

欣晉書羊欣幼而聰悟年十二王獻之過其家欣方書  
睡獻之取篆書欣所著白練裙數幅欣後覺而見之  
自是書法愈進矣

贊曰 上古之際 書畫淳龐 篆隸鍾鼎

鳥跡雲章 逸為真草 龍騰鳳翔

名家擅世 星仰鍾王 書林楷式

翰苑維綱 標表不朽 金石傳芳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八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九

平陽王朋壽編

善射篇第五十

裴冕

唐書裴冕善射一日射虎三十六頭見一老人曰

此彪也前有真虎將軍遇之殆矣冕怒之馳馬赴

之有一小虎伏地見冕哮

咎君謨朝野僉載咎君謨善

吼冕馬辟易弓矢墮地

射閉目而射應手而

中有王靈智者學其法曲盡其妙欲射若謨殺之時君

謨無弓矢執短刀擊折之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以齧

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

庾公之斯孟子曰射於羿盡羿之道思

年但未教汝齧法耳

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

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

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

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

濯孺子曰今日我

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間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僕曰庾公之斯也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也

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也

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學射於尹公

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

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

作不可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  
 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注云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瘳疾也端人用心不  
 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庾公之斯至竟如  
 孺子所言孟子是道以明羿之罪使得如孺子得尹公之  
 他教之何由曹彰拾遺云魏任城王彰武帝子少而剛  
 有逢蒙之禍曹彰毅時樂浪獻虎以鐵為檻彰曳其尾  
 虎弭耳無聲南越獻象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甘蠅飛  
 能擊劍百步中髯髮又善於左右射發無不中甘蠅飛  
 衛相射而矢盡乃扶棘相刺既不相勝乃誓為父子一  
 云蠅教衛射諸法盡唯齧鏃法不教衛密將箭射蠅蠅  
 乃齧得箭鏃反射衛衛遶樹而走其箭亦遶樹而射也  
 鴻超之弓綦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鳥號  
 墮地而塵不揚養叔百發百中楚人去楊樹百步射楊葉  
 盡矢之勢也  
 箭莫能中王命由基基撫弓弦猿乃婁煩漢初人善射  
 抱樹而嘯綦王謂由基之射神射也  
 羽弓發箭欲到項羽怒目叱箭  
 乃墮地煩倒地失弓良久乃蘇  
 李廣隴西成紀人其



雲中太守以待匈奴之號為飛將嘗夜行見石  
言其是虎乃引弓射之沒羽往視之乃石更射即不入  
也 弄堯時人堯遭洪水後有九日並出 王濟字武子太  
舒字陽元濟陰人二人善射 鄧艾喜放弩見猿在樹上  
名重當時並仕晉出語林 鄧艾弄兒艾乃放弩射中  
猿母其兒為母拔箭將樹葉塞箭瘡艾 呂布後漢呂布  
悔傷之遂捨其弩終身更不放弩矣 呂布字奉先時  
劉備為袁術所敗以兵追之備走投布須臾術至布命  
俱會於布軍中布曰布平昔不喜合鬪惟喜解鬪乃使  
人植戟於棘門謂術與備曰布請為二公射戟小支一  
發中者當解去發而不中留戰以決雌雄一發中戟小  
支解者曰將軍  
天威也遂和

贊曰 射以觀德 和志和容 引而欲發

率先正躬 弄惟中的 進技之工

薄乎云爾 傳之逢蒙 道以賈禍

伊誰云從 子濯取友 師道斯崇

音 樂 歌 舞 篇 第 五 十 一

朱虛侯

前漢朱虛侯章請為呂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

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章於是起舞遂歌曰

噫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

師古注曰秦昭王史記秦昭王命趙王會於滹池趙王

以斥諸呂秦昭王難秦強不欲行藺相如廉頗諫曰若

不行視趙之怯弱也趙王乃行相如等從至滹池交會

酒酣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善琴請鼓之趙王為之鼓琴

秦王命史書之相如進曰寡君聞王善缶請鼓之秦王

不肯相如乃按劍而前謂秦王曰五步之內制在秦夫

王豈恃眾乎抽劍怒目欲刺秦王而還強秦不敢加兵於趙

藺相如亦命趙史書之終會而還強秦不悅乃擊缶既終

以相如趙王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琴遣使之楚誠之曰至楚

故也

曰琴方調矣使者曰琴美如此可書記其柱王曰宮商

移徙不可常定使之曰明君使臣不制其辭逢吉則賀

逢凶則弔如王之師經文魏文侯與羣臣讌會師經鼓琴

琴柱不可常定矣師經文侯樂酒酣起舞師經以撞文

侯文侯怒令殺之師經曰臣請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

言乎師經曰堯舜之君唯恐民無言而從之桀紂之君

唯恐民有言而違之臣所以撞桀紂之君不撞鍾儀  
堯舜之君文侯漸而謝之乃懸琴於門以自戒鍾儀史  
晉伐楚獲鍾儀執之獻於晉君君解儀問族儀曰伶人  
也君曰知樂乎儀曰是臣先祖之職豈知其二授之琴  
儀操南音為楚曲晉君問楚王為人如何對曰為太子  
時師保奉之朝詣嬰齊夕詣子反不知其他晉君以鍾  
儀之言告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反不知其他晉君以鍾  
職不忘本也作樂則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君信師保尊  
君也不忘本也作樂則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君信師保尊  
以孚之忠義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可赦令還使合晉楚  
之好晉君從之放儀使之還楚王奴唐鄭愚津陽門  
使公子振報鍾儀之信遂結好玉奴詩云三郎玉笛  
弄煙月怒如別鶴呼其雌玉奴琵琶龍香撥倚歌促酒  
聲嬌悲注云上皇善吹笛常以一紫玉管貴如善彈琵琶  
香板云云

贊關

壯勇篇第五十二 篇首關

梁鴻

字伯鸞扶風人妻孟光字德耀

許褚

潁川許人事



力如虎時人號曰癡虎後為將軍與賊相見未交戰之  
 間賊出來與褚易牛褚以手捉牛倒拽與賊賊見皆闕  
 則魏王曾與超各並馬交語魏武唯將一人自副馬超  
 自恃其力欲突捉武帝褚怒目視之超不敢動出魏志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後飛乃據漢水大呼曰吾是張益  
 德敢來決敵也魏軍不敢進前魏朝臣程昱張遼為魏  
 曰張飛關羽萬人之敵也人畏之出魏志  
 振江東兒嘯父母恐之曰張  
 遼來也兒乃嘯止魏初人出魏書

贊曰 壯勇天性 扶危敵兇 拔山扛鼎

暴虎屠龍 在德為下 於道非中

用之以禮 濟之以忠 庶幾其可

舍斯曷從 負此技者 圖維厥終

美婦人篇第五十三

李勢女

蜀記晉桓司馬娶李勢女為妾桓尚南郡公主  
 公主知之持刀率數十婢往李所欲斫亡之見

李氏在窗前梳頭髮垂至地姿貌絕麗乃徐下階結髮  
 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惋主乃擲刀於宋玉  
 地向前提曰我好色賦曰臣東家之處子增之一分則太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處子增之一分則太  
 長減一分則太短施朱則太赤著粉則太白登牆而窺  
 臣者三年臣孔嘉左傳孔父嘉而送之曰美而豔見趙  
 未之許也  
 飛鸞本平陽公主侍女帝美之遂立為后東郭齊大夫  
 妻也公死崔杼弔之見其貌乃求為妻王昭君南郡人  
 後與莊公通焉杼乃殺莊公齊國大亂王昭君漢元帝  
 時選入後宮後為末喜夏王桀之无度坐喜於膝喜好  
 旬奴和親也漢書末喜耽之荒淫無度侍臣數忠諫之  
 聞裂帛之聲桀順之縱戲無息殷湯為侍臣數忠諫之  
 出桀為之妖言囚殷湯於後臺關龍逢直諫桀殺之出  
 太史公姐已蘇國侯侯之女也殷紂以蘇不來進女欲伐  
 本紀公姐已蘇國侯侯大懼以進紂已紂不恤政事  
 見好不作權見惡即悅紂為大銅柱燒令赤使人抱之墮  
 地又作銅斗重一百一十斤火燒令赤令人抱之即爛  
 其手姐已乃大笑剖剔孕婦焚炙忠  
 良為惡非一為周武王所滅出史記  
 褒姒也褒國龍胎女其

美色遂獻周幽王王耽之廢申后立褒為后幽王為之  
 舉烽火使褒笑耳如是謂胡賊至皆赴殿前幽王曰  
 無賊朕使褒笑耳如是謂胡賊至皆赴殿前幽王曰  
 烽火打鼓諸侯謂之無賊不來救幽王獨戰敗於獻水  
 之上身死驪山下并殺褒申后立西施越王句踐  
 幽王之子宜白為平王出帝王世紀陳大夫世叔之妻  
 以上於吳越春秋夏姬三為王后一為夫人納之者無  
 愛寵之吳越春秋夏姬三為王后一為夫人納之者無  
 不迷惑陳靈公大夫申公盜將夏姬亡奔於晉晉人  
 朝政徵舒遂弑靈公又申公盜將夏姬亡奔於晉晉人  
 殺巫臣又娶夏姬黃公二女皆美色公每日稱其女醜  
 周時人出史記黃公二女皆美色公每日稱其女醜  
 出尹陰后每見執金吾出車騎甚盛帝歎曰仕宦當得  
 文子陰后每見執金吾出車騎甚盛帝歎曰仕宦當得  
 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李夫人隴西成紀人有兒漢  
 后美也事出漢書後傳李夫人武帝寵之夫人病武  
 帝臨之夫人以被蒙面不承帝顏帝以手揭被夫人轉  
 面向壁帝出後夫人姊謂夫人曰帝自臨之情不能已  
 今患將困奈何不言囑其兄弟而蒙面不承帝顏夫人  
 曰帝顧我者以我昔時容兒今抱病形容憔悴若見我  
 面當有棄我之心昔時容兒今抱病形容憔悴若見我  
 夫人死後帝常思其顏兒時有方士任公能致其神靈



如平生帝見夫人於帳中遙  
而視之不得相近出前漢  
梁冀妻有美能為愁眉蹙  
齟齒笑以為媚漢桓  
馬貴人漢桓帝甚愛之死後三十  
時人出後漢梁冀傳  
兒競姦之至於  
相殺多死者  
望之若神  
仙中人也

贊曰 婦人之絕 節行居先 顏色之美

姿態之妍 兼之懿範 茲焉乃全

妖至敗國 豔至妒賢 恃愛怙寵

蠱惑恣專 禍家滅身 斯當鑒焉

美丈夫篇第五十四

嵇康 晉書嵇康字叔夜山濤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  
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隈然若玉山之將頽陳

平 漢陳平家貧好學善黃老術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  
而夫輒死莫敢娶者平欲娶之負偉平隨至其家乃

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多長者車轍負遂妻之負子仲

不許負日豈有美如陳平者而長貧賤乎後為丞相

王濛濛字仲祖美姿兒常戴破帽之王衍晉王戎曰王衍

林玉樹自是風塵外物衍常執何晏字平叔兒甚潔白

之謂其著粉因命晏賜之湯餅晏食湯餅汗出潘岳字

流面以巾拭之轉見皎然帝方信魏人並有美容相韓壽

仁滎陽人與譙郡夏侯湛為友二人並有美容相韓壽

隨洛下時人號曰連璧友人魏末晉初人世說

穎川人晉武帝時為掾有姿容太尉賈充有女在室見

壽美容心悅之遂與壽通充有異香女竊香與壽壽得

因帶之充怪壽香疑壽與其女通遂問於婢衛玠字叔

贊曰 五事之先 貴斯容質 玉樹瑤林

貫珠連璧 濯濯同芳 巖巖獨立

望之可敬 卽之無斲 眉目東方



肌膚姑射 人之表儀 美書載籍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九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

平陽王朋壽編

醜婦人篇第五十五

孔明婦襄陽記曰黃承彥謂孔明曰君擇婦有醜女黃

人以爲笑鄉里爲之諺曰莫登徒子妻宋玉賦云登徒

作孔明擇婦正得河外醜女登徒子妻宋玉賦云登徒

耳又疥賈后晉書武帝爲太子納妃久不決上欲娶衛

且賈充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無鹽女齊邑

正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也無鹽女齊邑

女也有德行極醜白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

少髮折腰跌胛皮膚若漆年四十不售嫁乃拂拭短褐

謂齊宣王願備後宮王乃留之漸臺左右見之皆掩口  
而笑一日對君曰殆哉殆哉如此者三宣王怪而問之  
答曰大王有秦衛之患南有強楚之仇外有二國之難  
內有姦臣之眾眾賢不附王嗣未立三日不安此一始  
也漸臺五重飾以金玉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  
於山林讒說竟進於左右此三殆也宣王納之乃停漸



臺退讓說納直諫開四門納眾賢乃媼母黃帝時人極醜帝納之使  
以無鹽為后齊國中興諸侯來朝也媼母  
訓後宮而有婦阮氏陳留阮德儒之妹也阮氏甚陋嫁  
德出帝王世紀許允一宵後允竟不入房卻出次  
婦捉衣裾留之允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幾何允曰俱備婦曰君  
者容耳婦問曰士有百行君有幾何允曰俱備婦曰君  
好色不好德何謂俱備允曰阮氏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允  
不答允因暫入房

贊曰 無鹽之陋 媼母之奇 懿行內光

兒非所嗤 嗟夫後世 妒行危機

有虧婦道 徒貽世譏 阮內之對

初無媼辭 好色棄德 曷以人為

醜丈夫篇第五十六

賈大夫

左傳賈大夫貌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笑

公孫

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於是始言笑

呂衛靈公臣也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闊三寸名動天下子羔家語高柴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兒

甚惡為支離疏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膺張孟陽晉人篤孝

載字孟陽甚醜嘗乘車出游市羣女競笑爭以瓦礫擲之至於滿車

贊曰 道兒天形 不無妍醜 傾頤折頰

面色犁黝 儻正其心 何陋之有

苟或行乖 中無所取 兇麤暴惡

動皆邪謬 天討人誅 磔同雞狗

### 長人篇第五十七

世紀帝王世紀曰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孔子長十尺文王長十尺禮斗儀曰君王乘土而王者其人

長巨無霸後漢王莽使王尋王邑伐宛以長人巨無霸為先鋒巨無霸長一丈腰大十圍人罕有其

匹尹緯晉書尹緯字景亮少有大防風氏國語吳伐越

焉其節專車子胥使人問仲尼於魯仲尼曰禹車千秋  
會諸侯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專車此是也  
漢書車千秋姓田身長八尺餘體  
兒甚美戾太子敗千秋訟其寃

贊曰 天生萬物 人為最靈 四方異處

隨卽殊形 惟此華夏 十尺其盈

魁梧碩大 智敏聰明 為聖為哲

為雄為英 六合之外 其長不經

短入篇第五十八

僬僥國 國語曰僬僥國人 巨靈 漢武帝故事曰東郡送

靈嚴延年 漢書嚴延年為人短 西北荒 曰西北荒神異經

小人長七寸 王敬 宋書王敬形狀短 張松 益部雜記曰

未衣玄冠 小而放蕩 不理節操



贊曰 天地之間 寔生萬物 稟氣隨宜

同名異質 短纔寸餘 長或十尺

或為棟梁 或為榱楔 豈伊眾林

人匪齊一 羽林侏儒 返殊優逸

肥瘦篇第五十九

陳平

漢記陳平陽武人也其有金平意知之於是脫衣袒裼助之逆篙以示

無金其肥矣高柴家語高柴孔子弟子微沈約宋沈約東

白如瓠矣謂病瘦趙伯翁子戲因以李八九枚入翁臍

書辭官以謂病瘦趙伯翁子戲因以李八九枚入翁臍

腰圍減帶孔移乃泣謂家人曰我腸爛將死伯翁

中後數日視之乃有李核出知向小兒所藏李子也伯翁

矣明日視之乃有李核出知向小兒所藏李子也伯翁

漢人陳羣穎川許昌人祖寔太正令父元方冀州刺史

不能勝但乘獨孟業為幽州刺史解官還京晉武帝見

於殿壁入見曰陛下作秤何用帝曰朕欲自秤有幾斤

業曰陛下意欲秤臣無煩聖躬於是秤業重一千斤出

書滿舊山陽昌邑人甚肥大每至要離為人疋弱逆風

贊曰 陰柔豐肌 陽剛隆骨 隨人所稟

因其生育 膏梁珍羞 廣居大屋

氣體為移 肥膚饜腹 清癯玉立

風塵外物 二道非真 貴乎神足

怪異篇第六十

賈誼洛陽人年十八能屬文漢帝愛之絳灌等害譖之乃出為長沙太傅到官有鵬鳥飛入其舍止於坐



隅誼以武都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人顏

為不祥武都色甚美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

故墳號武儋山在成都西北張路斯公碑趙耕撰云張龍

諱路斯穎上人隋初明經登第景德中為宣城令夫人

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戍至丑歸常體冷目

溼石氏異之而詢焉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

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

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

而日候之果見子遂射中青綃者鄭怒東北去投合川

公與九子俱復為龍是牛哀淮南子云昔公牛哀轉病

日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云老姥述異記云和州

無作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云老姥述異記云和州

是有書生遇一老姥持之厚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

眼血出此地當陷為湖姥後數往侯之門使問姥將具

以告吏遂以朱點龜眼姥後數往侯之門使問姥將具

見遂走上北山城遂陷夏桀將亡於市竭殷紂將亡

竭天雨血鬼哭山周幽王時蒙山崩蜀江水道流三百

鳴地陷兩日並出周靈王穀洛二水鬪將毀王宮王使

夏亡今山崩周當周靈王穀洛二水鬪將毀王宮王使

有禍乃西入胡口周靈王穀洛二水鬪將毀王宮王使

擁石勒天上忽有旋風下屬地隱石虎孟津水斷守有

德久乃秦始皇池君言畢不見始皇崩又巴郡出巨人長

通也二十五丈六尺遣徐福入海求不死藥徐福回以奏曰

臣從東來聞歌曰亡秦者胡也始皇於是遣將軍蒙恬

北築長城過隴西一萬里以待匈奴始皇三十七年崩

其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為丞相趙高所滅因而亡國

漢哀帝建元二年長安男子化平帝元始五年長安婦

時王莽篡靈帝河內婦人食其夫兩頭五年京師馬生

位之兆也晉惠帝弟司馬冏封齊王又為大司馬忽有婦人伏

也晉惠帝弟司馬冏封齊王又為大司馬忽有婦人伏

問後吳孫權有赤鳥見乃改為赤鳥元年遂作玉兔赤

被誅吳孫權有赤鳥見乃改為赤鳥元年遂作玉兔赤

其年米一斗價一千文○元初元年安固縣有神秦襄

自稱袁周旋人閒語言飲食與人無異不見其形秦襄

王馬生人雄漢惠帝二年隴西地震天裂十文帝十

馬生駒漢惠帝二年隴西地震天裂十文帝十

生角十五年黃龍見景帝三年東密人年七十生角有

成紀後元初狗生角景帝三年東密人年七十生角有

漢書昭帝三年太山有大石自起立高六丈五尺大三

旦忽遷京兆陌北社稷遷言漢祚將宣帝甘露元年長

於他姓後至王莽篡位之應出漢書黃初元年清河女于

銅人生後漢桓帝三年雨魏文帝化為鼈入水咸熙二

年襄武縣神人現長三丈有餘跡長二尺一漢安帝永

寸白髮拄杖著黃巾謂縣人曰今年太平也

七年二月地震日冲帝初平一年地震李勢據蜀反為

勢將亡蜀地毛生起成帝時有二日相承晨見東方漢

兵入中原兵大亂也王氏專政應之也出漢書漢

梁孝王山有帝第二子也封于梁景帝二年孝王獵於梁

九梁城是霍光字子孟河東人宣帝時為大將軍封博

也出漢書霍光陵侯秉政用事光薨子禹復為大司農

禹與親戚謀反禹室內有鼠向日羣舞光妻夜夢見竈

在樹上又井沸禹甚惡之經旬日羣發宣帝誅滅霍氏

頁兒十

五

前漢之出晉恭帝九月九日畫馬於塚上共羣臣射之以

殺馬是不祥也未經旬有識者曰天子姓司馬今日馬射

日為劉裕所滅出晉書



贊曰 天道好還 善惡斯報 美祥善應

凶為惡兆 耳目見聞 為之驚悼

秦皇夏桀 魏文梁孝 富貴驕奢

濟其兇暴 禍不旋踵 率皆自召

祥瑞篇第六十一

黃帝 以德治天下 景星見其星形如半月 瑞應圖曰 唐

叔尚書 唐叔得禾 異畝同穎 獻諸天子 帝堯 百獸率舞 鳳

紫芝有 觸邪之獸 入帝舜 慶雲現天下 大禹 治水錫

黃龍 周武王 欲伐紂 至孟津 白魚入王舟 朱鳥銜書 投

百諸侯 不期而會 同孫叔敖 殺而埋之 歸以告 母母曰

吾聞陰德 陽報 汝漢昭帝 元始五年 鳳皇集 改元 天鳳

必獲福 後為楚相 漢昭帝 元年入長安 諸陵柏樹死者

再活又泰楊震初為太學博士忽有鵠銜鱸魚飛集堂  
山石自起前諸生賀曰鱸魚三公之瑞也震後果  
為太秦獻公二十年雨金於洛陽秦都高祖初  
尉澤中忽見一白蛇當道高祖以劍斬之兩段而去見  
一老嫗後於蛇所大哭曰吾白帝子出行今被赤帝子  
所殺人以為不祥打之忽然不見高祖聞之喜乃隱碭  
山呂后覓見高祖相問何以知吾在此后曰君之處上  
有紫氣是以知之漢武帝元初六年獲白麟改號元符  
後滅項羽登帝位元年前建元二年西王母下  
降出前孫權字仲謀黃武二年  
漢書曲河縣有甘露降

贊曰 天垂休應 以啟聖賢 河圖洛書

見于簡編 白魚玄鵠 雲彩星躔

帝王之兆 治泰之先 率由積德

其祥罔愆 昭然監戒 以謹弗虔

謠謠篇第六十二

孔子 家語魯國小兒翹一足唱曰天將大雨商羊

楚王渡江得一物圓且大人莫有識者王使人持以問

孔子曰孔子曰此萍實也王曰何以知之孔子曰先是有

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然董卓謠曰千里草

如日割而食之甜如蜜王食之果然董卓謠曰千里草

何青青十日卜卓字不得生千里草符融鳳皇止阿房融聞

董字十日卜卓字不得生千里草符融鳳皇止阿房融聞

之以阿房殿上多植梧桐以待鳳皇出秦記晉惠帝時洛陽中

後為慕容冲所滅冲字鳳皇出秦記晉惠帝時洛陽中

女莫阡妖至三月抱胡腰五鹿君用權當世而每為朱

明年胡賊劉淵石勒反矣華元左傳宋華元其御羊斟

楚王

楚王

楚王

楚王

楚王

楚王

楚王

楚王

楚王

楚王

楚王



應圖延壽命兮光北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  
光輝漢書曰武帝時寶鼎得於汾陰遂有寶鼎之歌  
戚夫人西京雜記曰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舒姑宣  
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爲之聲入雲窩  
記曰臨城縣南一千里有蓋山登百步許有舒姑泉俗  
傳云有舒氏女未適人與其父采薪於此女坐不動牽  
挽之竟不起其父遽歸告其母同來視唯有清泉湛  
然不見女處母云此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涌迴流

贊曰 童稚無知 有物斯使 事過多驗

一皆有理 天其或者 以戒先事

人苟能遷 災爲休美 其或不悛

應無差軌 慎斯聽斯 考祥視履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一

平陽王朋壽編

天文篇第六十三

天河圖括地象云混沌清濁既分謂之兩儀伏者為天  
 偃者為地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物理論云水土之  
 氣升為天凡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  
 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  
 里二五步東西減四步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  
 宙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天謂之乾天  
 圓而淮南子云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言滿  
 色玄月而復闕也朔月初也朔蘇也死復蘇生也晦盡  
 也晦灰也弦月半若張弓曰說文曰日者實也淮南子  
 望月滿日月遙相望也釋名曰日出於陽谷入於咸池  
 纂要云日光曰景日星釋名云星者散也漢書云星者  
 影曰晷日氣曰暉日星金之散氣春秋說題云星之為  
 言精也陽之榮也日分雲元命苞曰陰陽聚為雲風莊  
 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雲說文云雲者山川氣也風子  
 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穀梁傳曰  
 風春晴日出日光風吹萬物有聲曰籟



感而雨釋名云水從雲下雨輔也言輔時生養雜雪大  
 為雷雪釋名云水從雲下雨輔也言輔時生養雜雪大  
 禮云天地積陰溼則為雨寒則為雪汜勝之書云雪為  
 五穀之精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  
 雪雲曰同雲左傳云平地尺為大雪雪有七尺雪有  
 丈餘雪有千里雪西京雜記曰太平之代雪不封條霜  
 大戴禮云霜陰陽之氣也雹說文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  
 陰氣勝則凝而為霜也雹說文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  
 霧春秋元命苞曰霧陰陽之氣虹蜺元命苞曰虹蜺者  
 雌曰蜺釋名曰虹陽氣之動也月令章句云陰陽不和  
 婚姻失序即生此氣與日相眩率以日西見於東方  
 霽說文曰雨止也

贊曰 圓蓋之下 萬象三辰 風雲雷電

雨雷紛繽 宵然其氣 歛然其神

照臨有赫 利澤維均 惟人事之

順則道循 忠孝有闕 乖戾斯陳

歲時篇第六十四

春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虛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律中太簇仲春之月日在營室律中夾鐘季春之月日在婁律中  
闕

贊闕

佛教篇第六十五

篇首闕

道安

高僧傳道安名重當世習鑿齒謂曰四支遁  
海習鑿齒道安應聲曰彌天釋道安  
高僧傳支

遁嘗畜一鷹人或問之曰賞其神俊又為愛養焉

贊曰

佛教之來

歷二千年

得人為多

聲名藹然

圖澄羅什

神變无前

道安支遁

交結英賢

辯辭奇巧

信史光傳

舉其大者

後來勉旃

道教篇第六十六

老子

內傳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母曾見日精

有五色雲繞其形五行之獸衛其室於陳國渦水李樹

下剖母左腋而生鶴髮童顏廣顙長耳大目疏眉方口

厚脣頂有日光長二丈二尺有四十齒耳豎天三門

後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為函谷關令尹喜著道

德魏伯陽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

經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者然後人可

服若犬死即不可服乃與犬食之即死伯陽謂弟子曰

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

意服之恐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

吾背遺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

吾當服之丹入口即死弟子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

之即死奈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服此而死得元

意矣因乃復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焉用此

為不以此丹當白可更得數十年在世間遂不服乃共

出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即起

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仙去道逢伐木

人作書寄謝二弟子弟子悔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



類凡三卷其鬼谷先生號晉文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為其

說似周易儀從之學縱橫術二子欲馳騫諸侯之國以

中蘇秦張儀不可化以至道先生痛至道廢絕數對秦儀

智詐相須不能寤秦儀道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為

涕泣然終不能寤秦儀道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為

犬以引二子即日秦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銜草

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銜草

以覆死人所遂皆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齋草問先生

先生曰海中有十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亦劉政沛

名養神芝其葉似菰不叢生一株可以活千人劉政沛

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為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

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趨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

不遠千里苟有勝已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五行

記兼服未央丸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好變化隱形

以一人分作百千人能種五果立使花實坐致行廚供

數百人吹氣成風飛沙揚石以手指屋宇壺器便欲頽

壞復指之即還如故忽少忽小忽大入水王遠方字

不沾召魚鼈蛟龍即皆登岸後去不知所之入水王遠

平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散大夫通五經尤明天

文圖識河洛之要逆知盛衰之期後棄官入山修道

成漢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

頭問不答詔乃懸宮門四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

事帝惡之使削去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遠還鄉里同  
 郡陳耽為駕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在  
 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會無疾病死喪奴婢六畜繁息田  
 乘倍獲遠忽語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中  
 當發至於遠死耽知其化去百餘日耽亦卒或曰耽亦  
 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後百餘日去遠初過吳行蔡  
 得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遠不知道今氣  
 經家經小民耳遠語經曰汝應得度世汝不知道今氣  
 少肉多不得上去於是告以要言委經而去經後忽身  
 體發熱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  
 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其家視其被內唯有皮頭  
 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語家曰七  
 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王  
 君果來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而莫知所在遠冠遠遊  
 冠朱衣帶劍遠坐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在遠冠遠遊  
 莫知麻姑是何神也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於  
 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拜遠遠為之起立坐定麻姑  
 云接侍已來見東海三桑田向蓬萊水又淺於往  
 日將復為陵陸乎麻姑手爪似鳥爪經見之心念曰  
 背大癢時得此爪爬背當佳也遠已知即使人牽經不  
 之謂曰麻姑神人汝何謂其爪可爬背邪遠曰吾鞭不  
 可妄得也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皆盡亦不見有人飲

食者經亦去其後數十  
年經復暫歸家而已

贊曰 大道無為 而無不為 德侔天地

把握玄機 生而神靈 造化推移

經傳尹喜 禮答仲尼 耀古騰今

莫之等夷 玄元之教 萬世之師

### 神仙上篇第六十七

赤松子

列仙傳某年日當之官至期登羽車而上

張

果

隱於恆州山嘗往來汾晉閒人傳其有長年祕術

巾

箱中乘一白驢日行數千里休則重疊之其厚如紙置

通

事舍人裴悟馳驛迎之肩輿入宮被加禮敬累試仙

耶

答曰臣知然臣言訖即死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

七

竅流血僵仆於地玄宗遽詣果免冠跣足自稱其罪



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謫之恐敗天地間事久之果以  
水喫其面法善復生其後果累乞歸恆州甚乃語給驛  
送之歸一云賜銀青光祿大夫  
號通玄先生入常山不知所終

贊

闕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一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二

平陽王朋壽編

神仙下篇第六十八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山石室之中黃

帝退雲不待族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

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

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無勞汝形無搖爾精乃可

長生慎內閑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

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士

將汝去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黃安黃安代

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黃安黃安代

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間執鞭懷荆而讀書畫地

頁說一

嘉業堂校刊

萬歲周穆王周穆王名滿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  
 矣周穆王巡不還穆王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  
 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  
 天下以倣黃帝乃乘八駿之馬奔成舉行造父為御得  
 白狐立貉以祭于河宗尊車涉弱水魚鼈鼉鼉以為梁  
 還登於斥山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  
 在道出悠遠山川將子無死尚能後來王答曰  
 余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此女比及三年將  
 復而野又生于雷首大行遂入王曰闕周時尹喜既適  
 流沙草樓在終南之陰王追有舊跡招隱士尹軌杜沖  
 居於草樓因號樓觀駕從詣焉王造崑崙時飲峰山石  
 髓食玉樹之實又登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雲沖  
 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蓋所以示民有終耳況其飲琬  
 琰之膏進甜雪之味素蓮黑棗碧藕白橋皆神仙之物  
 得不延期長生乎又云西王彭祖姓錢諱鏗顓頊之玄  
 母降王宮相與升雲而去彭祖也至殷未已七百  
 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恬靜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  
 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常稱疾  
 閒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擣雲母粉麋角  
 鼓常有少容然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或  
 變化鬼怪之事竊然無為少周游時還獨行人莫知其  
 所詣伺候竟不見也



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  
且止中乃危坐拭目摩挲身軀便引毛髮皆令其至覺  
起行言笑其體面九竅五臟四支至于毛髮皆令其至覺  
心一其體頭面九竅五臟四支至于毛髮皆令其至覺  
其氣雲行體中故於鼻口下達數十指末尋即體和王自  
往問道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  
賤略無所留彭祖曰欲舉形登天此道至大非君王之  
所能為其次當愛精養神示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  
使鬼神乘虛飛行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吾喪  
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憂患和氣折傷今肌膚不澤  
營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又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中  
有青精先生者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真可問也  
王但以彭祖之教試之有驗王傳彭祖之道欲祕之乃  
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彭祖知祖之乃  
去不知其所傳祖之道壽數百歲乃流沙國西見之黃  
山君者修彭祖之道壽數百歲乃流沙國西見之黃  
經黃鶴樓兒魁偉衣服藍縷掉臂入門就座無禮兒  
云黃鶴樓兒魁偉衣服藍縷掉臂入門就座無禮兒  
顧謂幸曰能以一杯好酒飲吾否幸氏子雖年少雅亦  
好道舉常與方外之士為友聞之欣然許諾即以上尊  
一杯奉之道人舉盡之亦不相謝拂袖出門去至來  
日如期而來幸不待其求即飲之飲已輒徑去似此

者僅半年道人初無一言幸氏子亦無倦色一日忽呼  
 幸氏子謂曰我多負爾酒資也屬此行無錢奉酬遂探  
 所攜一藥籃中得橘皮少許於壁畫一仙鶴畫畢指示  
 幸云以此奉答但有客飲酒即唱調拍手以為節招此  
 鶴當為君舞以佐尊言訖遂去幸亦未甚信之繼而有  
 客三數人來見所畫鶴問其所以幸以實告客於是依  
 其言唱拍以招之其鶴倏已蹁躑而舞回翔宛轉良中  
 音節以其橘皮所畫其毛羽帶黃人莫不驚異當其舞  
 時宛然素壁也舞罷而去則依然畫鶴也自是人爭  
 欲來觀幸氏遂限之以沽酒之價非數千不能得觀也  
 十年之閒家貲危累以沽酒之價非數千不能得觀也  
 氏子曰嚮時貧道飲公酒所答薄否幸見之拜且跪謝  
 曰賴先生所畫鶴今事產方之昔日何啻百倍未嘗一  
 日敢忘恩德但恨不知先生所居今者承蒙不棄凡俗  
 復此榮過若能少留當舉家具廁役之職供備灑掃中  
 生有意終惠之乎先生笑曰吾豈久此者耶於藥藍中  
 取一短笛作數弄須臾有白雲冉冉而去闔郡一望杏  
 畫鶴飛下先生跨鶴乘雲冉冉而去闔郡一望杏杏然  
 沒於霄漢猶聞笛聲幸氏於是就其處建一樓榜之曰  
 黃鶴樓後崔影題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  
 鶴樓釘較日唐胡釘較不知名以釘較為業人因以呼之  
 樓胡釘較日唐胡釘較不知名以釘較為業人因以呼之

有道者然亦畜妻子蹤跡疏散不可測其能他人或問  
 云爾能釘較還釘得虛空否應聲曰你打破將來時鄉  
 里縣尉聞其名往見之釘較即賦詩一絕云忽聞梅花福  
 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走入蘆花  
 深處藏人多傳誦之後舉白樂天唐會昌中李師稷中  
 家隱於嵩高山不知所終白樂天丞為浙東觀察使時  
 有商客遭風飄蕩不知所之月餘至一大山瑞雲奇花  
 白鶴異樹非人間所有山側有人迎問曰安得至此具  
 言之令維舟上岸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宮觀  
 通入見一道士鬚眉皓白復有一處院宇扁鎖云白樂  
 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其人回以語樂天題詩云吾學  
 真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  
 須歸兜率天關願常降於雄佛教家關萼綠華神仙也與羊  
 無諸惡惱關願生無量壽佛所嗜綠華權云云勤人  
 所不能勤學人所不能學他人嗜慾我行介獨他人  
 嗜色味我學恬淡他人動聲利我動內行世人得老死  
 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  
 并隱影化形術而去時有人見於湘東山中

贊關

女仙篇第六十九



毛女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人游嵩華閒松梢

秦之宮人一人曰我秦之役夫也秦皇役調繁我遁跡山

中爾宮人云始皇欲以我為殉因爾逃竄吾二人在山

服草木歲久身輕徧體生毛久之曰吾當去矣王積薪

相別但覺超然莫知所之陶尹自此亦得道矣

唐婦人嘗行山閒迷失道遇夜見小茅舍即叩門求宿惟

兩婦人遂止積薪使宿而無燈火夜久其婦人老者呼

曰夜長無以消遣新婦可共奕棋婦應曰諾積薪素亦

善奕訝其無燭遂竊聽之新婦云新婦先從第幾著也

棋局至十餘往返姑曰新婦你輸十一路也婦曰然積

薪一夜不寐悉記其著而終不能曉十一路當自得之積薪

皆不復見但荒山耳人言積薪遇基仙也李筌李筌白

子居嵩山少室中於虎口巖中得黃帝陰符經本其本

糜爛筌鈔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一日於驪山下逢一

老姥奇之因隨其後見一楛樹姥曰火生於木禍發必

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筌曰此黃帝陰符經母何得而

言之姥曰乃吾弟子也遂坐石上與說陰符之義有本者

以姥曰乃吾弟子也遂坐石上與說陰符之義有本者

以姥曰乃吾弟子也遂坐石上與說陰符之義有本者

以姥曰乃吾弟子也遂坐石上與說陰符之義有本者

以姥曰乃吾弟子也遂坐石上與說陰符之義有本者

以姥曰乃吾弟子也遂坐石上與說陰符之義有本者

爲師受者爲弟子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如傳同  
 好當盟齋而受之本命日誦三七徧可以延年益壽時  
 已過午吾有麥飯相與可取水來遂授一盂筌於谷口  
 取水水滿盂而不能舉遂沈及回已失母所在惟留麥  
 飯數升于石上香美取而食崔焯不知何許人家貧常  
 之後徧遊名山不知所終崔焯於僧開元寺棲止有  
 一老嫗行乞誤倒賣餽人擔其人苦辱幾死焯因救解  
 得免脫衣爲出其直嫗曰謝子脫難無以見酬我雖行  
 乞有艾少許相與遇患贅疣一灸便止後焯遊海光寺  
 遇老僧患此在耳一灸即愈僧大喜曰貧僧無以奉酬  
 直此處有任翁者其家巨富亦患此疾君去當厚得其  
 酬遂修書遣人送之焯隨其往至其家炷之隨手痲落  
 主人喜曰幸毋草草而去當以十萬錢奉之置酒飲罷  
 至夜就寢其室不知戶已扃矣其家妻事猖神三年必  
 殺生人以獻之至是事已迫矣主人謂其子曰門下客  
 可享神即磨刃以俟其女知之私以刀詣焯曰我家將  
 不利于子汝可破臆而遁焯即破臆遁去而身墮胷井  
 中井傍一穴有白蛇而頗有贅疣竊念得火可灸忽  
 有風飄野火入井得而灸之亦應手痲落焯禱視蛇曰  
 汝若飛去當救我於難即跨其身蛇遂蜿蜒如有所適  
 即於穴中觸一門即有一女出喜曰玉京子召崔家郎君  
 琴棋煒取琴鼓之一女出喜曰玉京子召崔家郎君

至矣延坐茶話久之又曰聞有鮑姑艾可留少許良久  
 又二女出迎相見煒惟求速歸女曰待羊城使者來當  
 送汝歸鄉里少頃果有一人騎白羊自空冉冉而下女  
 曰崔郎欲求歸帝已配田夫人矣煒曰夫人謂誰曰齊  
 王田橫女也即召夫人夫人不至曰未奉帝命不敢私  
 詣遂與羊城使者歸女曰當與國寶陽燧珠可直十萬  
 貫錢至彼當有胡人自求買至鄉可具酒肴於蒲澗寺  
 迎我我當送田夫人來至此遂別去羊城使者送出穴  
 煒至鄉不投諸寺而抵野邱貨珠果有胡人見珠而喜  
 曰郎君入南越趙佗墓中來不然何以得此寶珠我大  
 食國失此寶已久有能立象者云來歲國寶當還我固  
 俟之已久遂與錢十萬貫煒由此巨富至期日具酒肴  
 於蒲澗寺至夜半二女果送田夫人夫人至夫人儀兒甚整  
 出語溫雅二女酒後別去煒問夫人曰鮑姑是誰曰鮑  
 靜女葛洪妻也多行灸道於人閒曰呼蛇為玉京子者  
 何也曰安期生常跨斯龍朝玉京故號玉京子遂與夫  
 人入羅浮山  
 不知所終

贊曰

神仙之道

本乎精專

陽精陰魄

各務純全

煉陽致一

飛昇九天



漳陰至極

亦造重玄

瑤臺圖錄

閩苑宗傳

上元王母

游焉息焉

鬼神上篇第七十

盧佩

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病腰腳不能

里之別第將欲竭產以求國醫王彥伯治之未至望

於門心搖目斷日既漸晚忽一婦人姿容絕麗乘一馬

從一女奴從里門西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至佩處

駐馬謂佩曰觀君顏色憂沮又似有所候待請問之佩

以情告婦人曰彥伯國醫無容至此妾有薄技不減彥

伯請一見太夫人必取平差佩驚喜拜于馬首誠得如

此請以身為僕隸佩即入白母遂引至母前婦人纔舉

手候之母已能自動矣於是家權躍遺以金帛婦人

曰此猶未也當進一服藥非止盡除痼疾抑亦永享眉

壽母曰老婦將死之骨為大師再生未知何可上答婦

人曰但不棄細微許奉九郎巾櫛常得在太夫人左右

則可妄敢論功乎母曰佩猶願以身為大師奴今反得  
為夫有何不可婦人再拜謝遂於女僮手取所持小妝  
奩中取藥一丸至以進母入口諸苦釋然頓平即具六

禮納婦為妻婦人朝夕供養妻道嚴謹然每十日即請  
一歸本家欲以車輦送迎固辭不肯唯乘舊馬從女僮  
倏忽往來略無蹤跡頗以為異一旦伺其出佩潛往窺  
之出延興門馬行空中驚問行者皆不見之佩自隨至  
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酒餚紙錢瀝酒祭地見婦人下  
馬接而飲之女僮隨後收拾紙錢於馬上即變為銅錢  
方知其為王紹明經王紹夜深讀書有人隔窗借筆紹  
妖異矣 王紹借之於窗上題詩曰何人窗下讀書聲  
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  
詩訖將筆還紹寂無人聲紹出視之外門扇閉如故乃  
知其非人也

贊曰 鬼物陰靈 感斯則見 人苟惑之

隨情遷變 福少禍多 應機宜辨

桃茆巫師 靈符丹篆 邪氣既成

祛之已晚 以正處心 敬之斯遠

鬼神下篇第七十一 闕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二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三

平陽王朋壽編

婚姻篇第七十二

晉太子

左氏傳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妻之以女將逃歸謂秦女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

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圍遂逃歸

溫嶠晉書溫嶠字太真姑有女美姿容一日姑謂嶠曰當與妹求一嘉婿嶠曰安比姑曰何敢希汝比後

數日嶠白姑曰已得婿矣因下玉鏡臺一枚至期乃嶠也女去障面扇笑曰我固疑是家禮不備女曰

申女列女傳邵南申女許嫁而夫家禮不備女曰鄭太

子左傳北狄攻齊齊侯欲以女妻忽鄭使太子忽將兵救齊

而大敗狄眾齊侯欲以女妻忽忽曰齊大非吾耦也辭

取不朱陳村徐泗間有一村居民皆姓朱有一村居民

法簡嚴天下稱之曰朱陳村

贊曰 婚姻之道 古昔所敦 以重嗣續

以正人倫 鳳占協吉 雁幣斯臻

恩則夫婦 職則繫蘋 慈於教子

孝以安親 孰云齊鄭 有媿朱陳

死喪篇第七十三

魯哀公

家語哀公問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乎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

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性之始也死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也 淮南子淮南子云

吾生有七尺之軀 季平子魯季平子卒以君之與璠斂

死有一棺之土 孔子禮記檀弓曰孔子之衛遇

原示人以姦利之端 孔子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

使子貢脫驂而駢馬曰 劉元濟宋劉元濟出行見

云賻助喪用也 秦始皇史記秦始皇之葬

曰淒涼徒見日冥 秦始皇史記秦始皇之葬

魂兮不可問應為直如弦 秦始皇史記秦始皇之葬



丈周迴七百步以明月珠為日關  
魚膏鬪水銀為江海金銀為鳧鶴  
水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  
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明水見  
朝使百姓墨子墨子曰古者聖王  
皆見之無通臭三王豈財以朽體  
及泉上無通臭三王豈財以朽體  
用不足哉以為葬埋之法董卓後  
日數

贊曰 死生定命 冥數莫移 進德積善

或能過期 驕恣兇暴 短折傾危

紙衣瓦棺 巨盜莫窺 奢淫厚葬

剖封暴屍 儉為世戒 墨翟何譏

牀席篇第七十四

孟嘗君

戰國策孟嘗君豪俠出行五  
國至楚楚王獻之以象牙牀  
武帝 西京雜記武  
帝宴西王母

設珊瑚牀又為七寶管寧高士傳管寧字幼安常坐一  
 牀於桂宮紫錦帷帳管子曰華而晚大夫之簣與曾元  
 穿而曾子止之日勿言之曾子聞之謂曾元曰子之愛  
 我不易若是童子劉玄漢書劉玄字聖公稱帝於南陽號  
 遂易簣而死劉玄更始皇帝見羣臣列位羞不能對  
 以手戴憑能說經史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者奪其席  
 刮席戴憑能說經史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者奪其席  
 以與通者憑管幼安好學有大志常與友共席為學適  
 遂坐數十席當自取富貴何用看過門者其友起視之  
 幼安曰大丈夫當自取富貴何用看過門者其友起視之  
 人子非我友也遂割其坐席之半與之原憲結駟連騎  
 來見原憲原憲桑樞成王尚書成王將崩南嚮敷重蔑  
 囊牖以席為門云成王尚書成王將崩南嚮敷重蔑  
 豐席南嚮晉太子晉東宮舊事曰太毛詩柏舟篇云我  
 敷重筍席晉太子晉東宮舊事曰太毛詩柏舟篇云我  
 也卷

贊曰 牀席之設 木為身謀 以安以適

以息以休 龍鬚象牙 妝飾雕鏤

誨淫習奢 或承之羞 隱居志學

蒲菅茅蒐 槁梧枯木 惟道是修

扇枕篇第七十五

黃香

東觀漢記黃香字文儒至孝

王羲之

善書王羲之

賣素扇羲之取而書之姥不擇羲之謂曰但言王右軍

書姥如其言人爭市之後持數扇來求書羲之笑而遣

之盧毓唐進士盧毓下第寓邯鄲邸中坐而長歎傍有

囊探一枕傍有小竅與毓曰但枕此可以如意故歎也於

甚信姑順其意取而枕之以臥則遂夢入枕竅中則宛

然在奈師遂赴舉擢第一入仕娶妻歷任生三男皆婚姻

已至年老官顯甚榮耀一日老病且死聞其妻子舉哀

哭聲遂颯然而悟則身在邯鄲邸中老叟其妻角枕粲

尚存傍於是枕還之遂學道不復求仕毛詩兮錦衾

爛王宗寶

唐王宗寶巨富家有白龍皮扇每謝安

為相有故人來見安安問其何有其人曰有蒲葵扇數

百未售安於是取其自持之朝士大夫爭效買之幾



盡故人遂大有所  
得其為人望如此

贊曰 資生之具 既多且繁 扇枕之設

隨時便安 寢焉斯稱 揮則生寒

蒲葵角枕 望重朝端 幻化罔測

孝思莫刊 名同製異 巧拙存焉

舟車篇第七十六

丹朱

尚書益稷篇云無若丹朱傲罔

周易

繫辭云剗木為

楫舟楫之利

陳季卿

唐陳季卿衡湘間人久住長安未

以濟不通時有一褐衣老叟亦來同坐季卿看壁閒華

憩於僧房尋其鄉里不覺長歎叟曰先輩何故歎季卿

夷圖於是尋其鄉里不覺長歎叟曰先輩何故歎季卿

曰久不到鄉里思家耳叟曰庭下取一竹葉來李卿為

取之叟即將竹葉作一小舟黏於華夷圖渭水上曰先

輩熟視之即當如願季卿視之則渭水波瀾湧身已

不可久留因復上所乘舟而來既已到長安則方李膺

悟急來開元寺則僧尙未至老叟尙猶擁褐而坐

後漢李膺字元禮郭泰字林宗後歸鄉諸儒盧充志怪錄漢

送之泰與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爲神仙

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墓充因獵忽見

朱門大第有人迎充見少府曰近得君尊書爲君娶吾

小女故相邀將書示充乃充亡父手札崔乃命女妝飾

相見成禮留三日送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日出臨水

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乍沈乍浮既達岸充視車中見崔

氏與三歲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抱兒還充曰此

君兒也俄而不見及袁彥伯晉袁宏字彥伯少以文采

兒長成後歷在數郡乃乘小舟歷諸商估問誦詩者

秋風清月朗宏中夜起誦所作詩時謝鎮西亦泊此渚

聞宏言詞皆素所未聞乃乘小舟歷諸商估問誦詩者

或云袁郎也謝於是進舟荀勗世說荀勗爲中書監和

與語大相賞結交而去荀勗嶠爲令監令從來共車

前坐不復容勗助方便覓車監令各給車嶠便登車向張

湛後漢張湛爲蜀衛玠晉衛玠有異人之望鬚亂時乘

璧人後徙豫章至郡人久聞名看如堵玠老子老子注

先有羸疾至是不堪其勞遂死人曰看殺老子道德經

三十輻章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尹喜列仙傳尹喜為函谷關令望見紫氣曰有聖人至頃之老子乘青牛車而來

贊曰 舟車之利 以濟不通 四溟浩渺

雖遠必窮 九州遼邈 雖廣斯從

一航萬斛 其用則同 梁軻軾鞞

戰艦艨艟 聖人製作 世享厥功

鐙燭篇第七十七

四明夫人 洞冥錄唐進士李華讀書於開覺寺時夜將

紅裳女子 半聞窗外有人吟誦詩云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

誰是相顧 人牽衣弔孤影華愛其吟因其衣冠出而邀

之女子遂相顧 揖詣華書室共坐女子自稱云我為四

明夫人也及將曉辭去 華躡其後見其入至佛座前

長闕前遂不見來 闕言之於寺僧有老僧曰此是鐙

之精也此闕已數百年矣 四明夫人者屢有人見之



漢武帝

幽明錄異書漢武帝以玄豹白鳳膏磨青

子淮南

錫屑以酥油和之為鐙雖雨中鐙不滅淮南

婦人為

鐙置水中可見諸物

待來者

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在先臥常在後灑婦陳席以

人燭不

為益闇何愛東壁之餘光

謂車駕

來皆趨階陛之下少頃乃絢也眾皆榮異之

燭柄唯

至尊顏叔子舍顏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比

方得用

故也執燭嬾婦紀異曰東海有魚其肉可以為

子令女子

闕乃已

織絳婦

功之鐙則寇萊公冠一照夜不以油鐙一色

以蠟燭

所至雖溷楚莊王戰略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

廁間皆

燭淚成堆

援絕其

冠纓以告王王曰人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

失以辱

士乎乃命羣臣皆絕去冠纓然後上燭一本云

欲罪其

士或諫曰王飲人以狂藥豈可責人

以正禮

王媿其言於是命坐客皆絕其纓

贊 闕

冠履篇第七十八 闕

酒食篇第七十九 闕

羹肉篇第八十

傅說 尚書說命篇高宗夢得說爰立作相乃命 宋公子

家 左傳鄭公子家子公入見謂靈公 子公食指動之子

及食 大夫鼃羹公故不與子公 華元 說苑曰鄭伐宋

公怒 染指於鼎而遂謀弑靈公 華元 宋將戰華元殺

羊享 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 羊斟 曰昔日之羊羹子

為政 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遂敗績 漢

高祖 史記高祖父太公為項羽所得致於俎上以招高

即爾 父也若必欲烹之幸分我一杯羹高祖微時常過

其寡 嫂食嫂厭之一日又與賓客過之嫂作爲羹盡轅

釜聲 高祖恨之及即位封宗族而兄之子不及封太公

以為 言高祖曰非敢忘之為其母不仁遂封之為羹頡

侯司馬子期戰國策曰中山君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

關曰吾以一杯穎考叔左傳穎考叔為穎谷封人有獻

羊羹至於亡國穎考叔於鄭莊公賜之食舍肉公

問之曰小人有母嘗君之食孟子曰君子之於禽

矣未嘗聞其聲也請以遺之孟子獸也見其生不忍見

其死聞其聲晉文公則入坐云則坐雖疏食菜羹未嘗

不忍食其肉鄉黨第十云祭肉不出三日非祭肉不

不飽蓋不孔子拜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割不正

敢不飽也王曾王曾宋人為丞相家人未嘗見其怒

不食君賜王曾一日下朝甚晏極餒急索食家人欲

必熟而薦之羹至前佯為蹶仆羹與器皿皆覆於

試之使左右進羹至前佯為蹶仆羹與器皿皆覆於

地左右徐起請罪公徐曰羹爛汝手乎其寬如此

平漢書陳平為里中社分肉甚均父老桓譚漢桓譚著

曰善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桓譚新論曰人

聞長安樂出門向西向而笑楚辭王逸注曰懲於羹者吹齋

人知肉味美過屠門而嚼楚辭王逸注曰懲於羹者吹齋

熱心中懲之見呂氏春秋呂氏春秋云肉之美者猩猩

冷齋而吹之呂氏春秋云善學者若齊王食

雞必食其跖數張協後語云張協嘗作七命曰封熊之

干而後足也張協後語云張協嘗作七命曰封熊之



閔仲叔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客居安邑東方朔東方朔

曰南方有獸名曰彭鏗楚辭曰彭鏗斟雉王逸為之注

王遠神仙傳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何曾晉何曾豪侈

不垢作十荀氏漢荀氏作四時列饌傳曰春祠以曼頭

亥日食餅令人無病

贊曰 食之有羹 以調五味 魚肉脯羞

老疾斯貴 各務適中 輔成食氣

飛走山淵 甘鮮肥脆 撕以刀砧

烹之鼎器 奉養過差 實傷仁類

奴婢篇第八十一

箕子

史記殷紂暴虐箕子諫之季布漢書季布為項羽

不聽於是囚箕子為奴將數窘漢王漢得

天下布遂逃匿賣身於魯朱家為衛青漢書衛青為平

奴後高祖赦之乃見帝帝遂封之石勒晉末石勒上黨人

者曰後當富貴青曰為人奴得石勒少時嘗為人掠賣

免笞捶足矣何富貴之敢望童區寄者柳州蕘牧兒

為山東童區寄也唐柳子厚文云童區寄者柳州蕘牧兒

李氏奴童區寄也唐柳子厚文云童區寄者柳州蕘牧兒

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偽兒唬恐慄為兒恒狀

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

伺其睡以縛背刃刀上下得絕因取刀殺之逃未及遠

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之童遽曰為兩郎僕孰若為一

郎僕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計

日與其殺是僮不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

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

夜半僮轉以縛即鑪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

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當為奴賊

二人得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

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證奇之留為小吏不

肯吏護還之鄉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

少秦武陽二歲而計盧仝唐盧仝才高豪放韓退之嘗

殺二豪豈可近耶盧仝贈之以詩曰玉川先生洛城

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

老無齒云云文多不載玉川先生盧仝道號也

相如漢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賣酒於臨邛市文君當壚

裴秀猶裴秀之母裴氏婢也秀年十八有命望而嫡母

矣陸賈史記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太尉以奴婢鄭玄說苑云鄭玄家奴婢皆讀詩玄忽怒

何為乎泥中答曰薄徐甲太平廣記老子西游至函谷

言往愬逢彼之怒徐甲關欲賃一僕尹喜為求徐

甲遂與之西至流沙且約曰以百錢為直凡役使者二

百年累賃直七千貫徐甲私自計若得此直則可以富

於是辭老子欲迴老子謂之曰待我至厠賓國得金當

悉以還汝徐甲不從遂於所至投牒老子知之曰汝投

牒耶曰然曰汝試俯首徐甲俯首有神符從口中躍出

甲遂成枯骨左右為懇求老子復以符內甲口中復生

贊曰 奴婢之名 非古所設 以罪目之

從而為別 盜財曰賊 禽通曰獲



後世因之 利其厮役 始賤

初窮後達 人未易知 遇之毋忽

四夷篇第八十二

冒頓

前漢匈奴傳月支欲殺冒頓冒頓歸頭曼頭曼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勤其騎射令曰鳴鏑所

射而不悉射者斬後冒頓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射殺頭

射冒頓知眾可用遂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射殺頭

曼遂自 東夷夫餘國 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接

立矣 吉凶出良馬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

珠玉貨貝焉 韓種有調勇健者皆鑿寶以大繩

杖搖繩終日力作不為勞又置別邑曰蘇塗立

水懸鈴鼓其上蘇塗之者其似西域浮屠也 辰韓氏

在馬韓東又有弁韓風俗頗同馬韓又 肅慎氏 一名挹

王生子便以石押頭使扁喜舞善瑟 肅慎氏 隻在不

咸山之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有石罽皮骨之甲檀弓

楛矢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罽爾後雖秦漢之盛莫之

致也武帝通貢石季龍問之云每候田馬 倭人 在帶方

向西南鳴者三年是知有大國使來也 倭人 東南云

海中男子悉文身自謂太伯之後皮囊徒跣不知歲時

年年計牧時以為年紀宣帝孝孫氏其王遣帶方朝見

也裨離等十國皆肅慎西並不詳其土西戎吐谷渾據

下甘松之南逐水草蘆葦為屋肉酪為糧烏耆國西去

男子通服長裙褐或帶罽以騎射相誇也烏耆國洛陽

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利西北至烏孫樓蘭丈夫翦

髮婦人衣襦龜茲其城二重中有樓乃王宮壯麗煥若

神大宛娶婦人以金同心指環為聘無義爭分銖之利

也康居國在大宛西大秦國在西南各數千里有城

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椀琉璃為牆壁

水晶為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一宮

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則更立南蠻林邑國馬援

賢人放其舊主被放者不敢怨也南蠻銅柱之處去

南海三千里北戶向日無扶桑西去林邑三千里人皆

贊曰 四夷八蠻 殊方異俗 別其冠裳

其國無北狄殷曰鬼方周曰獫狁

霜雪貴女賤男婦先聘婿扶桑西去林邑三千里人皆

飢饉無北狄漢曰匈奴實其一也

髮蹠足以耕種為務

奇其稱目

斷髮文身

輕生易戮

神武宣威

梯航相屬

古先哲王

羈縻撫育

文德仁恩

遠人斯服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文、人、古、王]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四

平陽王朋壽編

經典篇第八十三

毛詩 漢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

毛尚書 以其上古之書故謂之尚書上帝王之遺書

周易 世紀曰伏羲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夏

禮記 周禮儀禮並周公作後通儒各有闕至漢宣帝

又刪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

樂記凡四十九篇春秋魯史記之後諸儒加月令明堂位

則今之禮記是也春秋可魯史記之名也言春秋則冬夏

傳卜商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孝經孔子為弟子曾參

說亦為之傳曰公羊曰穀梁 孝經 孔子為弟子曾參  
其實孔子所著書也 論語 孔子後岐注孟子序云論語者

五經之館館趙岐注孟子題辭曰孟子鄒人也名  
六藝之喉衿軻字則未聞也著書七篇二百六十  
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揅  
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

贊曰 大樸既散 澆漓失真 斯文未喪

挺生聖人 明於物理 著以人倫

五常百行 典籍斯陳 君臣以別

父子以親 日星同耀 萬世彌新

史傳篇第八十四

蒼頡世本注蒼頡仰觀日星之象俯視  
鳥獸之跡以制字為黃帝之史官彭祖殷紀彭祖

封於彭以其壽故謂之彭祖陶唐之世生至於殷為殷  
之史官紀述當世之事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

彭老子老子姓李生而鬢髮皓白故謂之司馬談漢武

置太史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故史記太史  
公自序云上自黃帝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



七十列傳凡班彪後漢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  
一百三十卷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當獨立一史  
遷所記乃以漢終王莽為紀表傳九十九卷上之十志  
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紀表傳九十九卷上之十志  
未畢扶風馬續及其妹曹孔子約魯史以修春秋書有  
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  
而亂臣九家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李延壽南北史魏徵  
賊子懼九家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李延壽南北史魏徵  
隋書宋庠歐陽脩唐書薛居正五王肅魏志王肅對明  
代史前賢云九家皆良史之才王肅魏志王肅對明  
事不虛美呂不韋呂不韋陽翟人招致士至食客三千  
不隱惡呂不韋呂不韋陽翟人招致士至食客三千  
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於  
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  
賞千金孟子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春秋秦趙王  
趙王會于澠池鼓瑟擊缶兩國之史倚相左傳楚王與  
臣各書之是雖小國亦有史官也倚相左傳楚王與  
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止

贊曰 史職記事 其來尚矣 始自蒼王

言動斯紀 逮至夏殷 左右以位

惡不文飾 善無溢美 謂之實錄

聲光燁燁 九家粲然 日星同軌

書字篇第八十五

說文

說文云書有六義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 秦書許

說文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篆印六曰著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贊曰 世之有書 本乎上世 蒼頡精英

象形由致 日月並明 王門閨位

假借蟲麟 各從其類 逸為鍾王

剛方妍媚 自此以還 紛然磔蝟

講說篇第八十六

夏侯勝

漢夏侯勝每講說必語諸生曰經術既明禮記

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董仲舒景

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董仲舒景

下帷講誦弟子轉相傳馬融後漢馬融常施絳紗帳授

授或莫能見其面者魏文帝在東宮疫癘數起

鮮有入其室者魏文帝在東宮疫癘數起

王朗書云疫癘數起士人彫傷子獨何人能全其

壽遂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勤勤無倦孫卿

孫卿子曰達師云教使弟子亡焉樂焉往焉游焉

肅焉藏焉嚴此六者得其門則邪僻之道塞矣

贊曰

聖經玄奧

講說能通

詮文論義

雅正斯從

文學導志

理以折衷

不僻不陋

率取中庸

難疑答問

極究研窮

師資是賴

成允成功

筆墨篇第八十七



蒙恬博物志蒙恬世為秦將班超東觀漢記班超家貧

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孫權吳祚國統曰吳王孫

天帝前忽見一人以筆點其額覺以問徵士熊熊曰吉

祥矣大王必為主王者人之首額者王之授五色筆因

主字也江淹此有文章後數十年夢一丈夫自稱郭璞

謂淹曰前者借君筆今可見還夢中谷子雲漢書谷永

還之自是文章日退人稱淹才盡矣王羲之晉王羲

之筆札婁君卿之昏舌君卿護字也唐事遺文韓定辭

曰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為鎮

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重則躓韓定辭唐事遺文韓定辭

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慕容馬郁延

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縣思盡日相攜陟麗譙

別後雌嵒山上望羨君還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意在

試其學問韓即席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

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上靡不

欽羨然疑其銀筆之事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

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江東王時好學著書常錄忠臣義

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為管或用斑竹忠

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書之文章奇  
 麗中意者即竹管書之雪兒李密之嘗學書於賓客文章奇  
 付雪兒歌之衛夫人掩其不意自後學其筆莫能得歎  
 曰此子他日史弘肇五代史漢史宏肇起身卒伍不識  
 以書名天下須長槍大劍安班孟葛洪神仙傳班孟  
 國家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安班孟葛洪神仙傳班孟  
 用此毛錐子為毛錐子謂筆也班孟葛洪神仙傳班孟  
 墨一噴皆成字陸雲晉書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三臺  
 竟紙各有義陸雲晉書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三臺  
 用不知兄頗見葛玄神仙傳葛玄見賣大魚者謂曰暫  
 之否令送二螺葛玄煩此魚往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  
 立曰無苦乃丹書紙內魚口中投水中有鄧后東觀漢  
 頌魚騰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木葉也鄧后記和熹  
 鄧后即位萬國貢獻悉禁智永李綽尚書故實云僧智  
 絕惟歲時貢紙墨而已禁智永李綽尚書故實云僧智  
 學書後有禿筆頭十八人來覓書者如市所東坡唐  
 居戶限為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東坡宋  
 遺事蘇軾字子瞻居黃州之東坡因自號東坡居荀況  
 士嘗云筆禿千管磨萬錠不作羲之必作索靖荀況  
 筆賦非帛非綵成文章非日非月天下  
 光匹夫隆之即為聖諸侯隆之定四方

贊曰 筆墨之利 紀事記言 秋兔之毫

老松之煙 加之束縛 和以丹鉛

錫之異號 毛穎陳玄 經書簡冊

賴爾成編 螢窗雪案 功斯著焉

硯紙篇第八十八

孔子從征記魯國孔子廟中有石蔡倫後漢和帝元興

故布擣抄作紙又求古魚網擣抄作紙故其字從端歛

巾後人又以故麻或楮木皮作紙或名爲穀紙端歛

硯譜云端州端谿之石紫肝色在水中不見日色有鸚

者爲上端者曰端高麗王師中蓬萊錄異曰河船自高

六王曾名賢遺範王曾青州人爲相薨無子使濳于生

異聞集云唐濳于生夢游一處其榜曰槐安國既入遂

尙其王之女既而出爲南柯郡守在郡嘗與其妻游龜



山硯池釣魚于池上數年其妻死遂辭其王而歸遂覺  
試以夢尋之見一大槐樹樹根有穴螻蛄出入甚眾  
于以杖掘之探得一穴蟻往來徑路宛然夢中市  
井也復尋所謂南柯者即槐南一枝柯窟中亦有眾蟻  
又近樹分枝處見一龜殼乃所謂龜山也又  
得一古硯中有水乃所謂硯池也文多不載  
筆墨硯紙是也各有異號筆曰管城子墨曰  
陳玄硯曰陶泓又曰石丈人紙曰楮先生

贊曰 硯之爲器 誰能具陳 鐫鑿堅石

或以陶鈞 方圓厚薄 妙意斯存

紙之爲體 砥石平均 楮皮魚網

滌以齋淪 相須爲用 萬古之珍

### 金銀篇第八十九

禹貢 尚書禹貢淮海惟揚州厥貢 陳平 漢書高祖與陳

閒楚君臣 惟金三品注云金銀銅也 平金四萬斤使  
不問出入 雋不疑 史記雋不疑南陽人爲郎中事文帝  
其同舍郎告歸誤持同舍金去金主

意不疑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價之告歸周穆王列子云周

者還金金主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為鴻臚卿上數幸其第

皆以金銀為飾郭況漢郭況為京師因號況家為金

穴瑞應瑞應圖記曰王者宴不及醉朱提漢書朱提縣

銀其價比他東方朔有宮焉門有銀榜曰東方外有東明山

宮二疏後漢疏廣字仲翁子受字翁子東海蘭陵人為

止不殆又聞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父子遂謝病

上許之既歸鄉里以所有金盡以散鄉黨宗族焉

布史記季布隱於魯朱家後赦之為郎甚見甄彬南史

中山人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到家

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裏之彬送還寺庫道有人

見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庫僧有事不得舉而失  
之庫僧曰檀越乃能見還請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  
堅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卒還  
金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祚以彬為益州錄事參軍  
帶鄆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並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  
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自此名德益彰

范蠡 史記范蠡辭越王泛五湖不知所終 孫綽 晉孫綽

太原人博學善屬文嘗作天台賦甚工 孟子 王餽兼

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聲 孟子 王餽兼

金一百而不受宋餽七十 杜子美 唐杜子美詩云不貪

鎰而受辭餽五十鎰而受 杜子美 夜識金銀氣注云世

說天地之閒所在有金銀隱伏夜 里諺 世有里諺常云

則其氣騰躍惟不貪者能識之 武帝 漢書武帝學神仙長生不死

用銀家雖富手中須 武帝 漢書武帝學神仙長生不死

瀛洲三神山皆以黃金白銀為宮 莊子 韓詩外傳曰楚

闕上有不死之草服之可以長生 莊子 莊子遺使持干

金聘莊子以為相 顏淵 莊子達生篇云顏淵問於仲尼

莊子固辭不受 顏淵 莊子達生篇云顏淵問於仲尼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乎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



緘之以金不使人聞之傅說尚書說命上王曰列子列子云有人

市為人所執或問之答曰攫金之時但見金不見人故也

贊曰 五金之英 黃白斯貴 剛柔得中

與德同類 不為布泉 不為利器

人自寶之 珍藏於世 辭則清貞

貪為濫穢 取之與之 務行乎義

珠玉篇第九十

黃帝莊子云黃帝游於赤水之北登于崑崙之正而南

朱索之而不得使詬索之而不得使象罔少昊王子年

黃帝之少子曰青陽是曰少昊有白雲之瑞號為白帝

故宋王莊子列禦寇篇云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

也其車驕楫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特緯蕭而

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銀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  
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  
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  
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大小儒莊子外物篇大儒以詩  
王而寤子為齋粉矣宋大小儒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  
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何珠詩固有  
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為按其鬢  
壓其顛儒以金槌控其顛卞和韓詩外傳楚人卞和得  
徐別其類無傷口中珠卞和玉璞於荆山中獻於王  
王謂其欺已別其左足後王即位和抱玉璞泣於荆山  
三日三夜繼之以血王使人理之乃得玉名曰和氏之  
寶郟詵帝問卿自詵字廣基舉賢良射策為天下第一交  
玉帝淵客博物志蛟人從水中出寓人家積日賣綃常  
大笑淵客自稱淵客臨去從主人索盤泣淚滿盤皆真  
珠也以鍾離意坐贓敗以其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  
與主人鍾離意坐贓敗以其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  
悉以委地詔問之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  
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帝曰賢哉賜庫錢三十萬拜  
為右孟嘗後漢孟嘗字伯周為合浦太守郡無耕稼所  
僕射孟嘗資珠璣前政貪殘珠徙交趾嘗清潔無求珠

乃悉子貢論語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

也曹植魏曹植與楊德祖書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

京當此時人人自為握靈蛇平公孫柔之瑞應圖云晉

之珠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

八而下銜明陸機晉陸機文賦曰石蘊玉通義五經通

珠舞於庭陸機以山輝水懷珠而川媚通義曰王

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似於仁抑而

不撓有似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信垂之如

墜有似孟子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

於禮贊曰合浦崑山靈珠美玉光粲温良

比之仁德明月夜光固難韞匱

以暗投人按劔怒目抱道懷才

監茲為則待賈而沽慎無欲速

錢絹錦繡篇第九十一



鄧通史記鄧通蜀郡人為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

而相者相之曰當餓死帝曰富之在我遂賜蜀道銅山

使自鑄錢號曰鄧氏錢錢滿郭子橫曰漢帝升望月臺

天下後景帝時禁通竟餓死郭子橫曰漢帝升望月臺

有三青鳴化為三小童皆著青綺文襦各握鯨文大

錢五枚以置帝几前身止而影動因名之曰輕影錢干

寶干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其形類蟬其子以血塗錢入

十蠶種得子以歸則飛來就之殺其子以血塗錢入

市物用其子所塗錢則勿用其母所塗者則錢復來用

其母所塗者亦如之名曰青蚨所太公殷夏以前其詳靡

塗錢其來亦如之名曰青蚨所太公殷夏以前其詳靡

記太公為周立九王隱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其積

府園法即錢也王隱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其積

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利易不患

耗難折象壽不匱象弱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故如兄

守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

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笑之口錢多者處其前錢少者居

其魯衰錢晉書魯衰字元道著錢神論曰黃尋幽冥錄黃

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無織女漢書董永父死就主人

數尋取斂之後富擅江北織女貸錢以葬天降織女與

之為妻為主人織絹一月織楊脩魏志楊脩與武帝同

三百正償錢既足凌空而去楊脩看曹娥碑碑陰八字

云黃絹幼婦外孫齋白武帝莫曉楊脩曰黃絹色絲色

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齋白

受辛受羊欣宋書羊欣年十二王獻之甚愛之嘗夏日

辛辭字羊欣訪之欣方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幅而

去欣書本工因此書葛生毛詩葛生刺晉獻公也

法彌進名行當世書角枕粲兮錦衾爛兮舜典

尚書舜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趙壹後漢趙壹詩云

山龍華蟲黼黻絺繡作服汝明趙壹優北堂上翫麟倚

門邊文籍雖滿煬帝隋煬帝開汴水以達揚州船以

腹不如一囊錢煬帝錦為纜使宮女衣綺繡挽之

崇晉書石崇巨富為項羽史記項羽與漢高祖既滅秦

曰大丈夫富貴不歸故鄉左元放魏志左元放有道術

如衣錦繡而夜行遂還徐左元放在曹操座上於盆水

中釣一大魚令烹以供客操曰須蜀中生薑以筆之元

放曰容往市之操恐其不實乃謂曰若於成都生薑

吾先是使人於蜀市錦五十端今計之若更益二端可

也可為使人言之能否元放曰能少頃元放袖中出生

薑操曰曾見使人為道益買錦二端乎曰言之貴如延  
 矣居數日使者自蜀中還果更市錦二端而歸  
 翰唐拾遺云楊貴妃縊于馬嵬驛店媪得錦  
 勒一隻過客一翫百錢前後所得數十萬  
 史劉延朗宋州人廢帝起事於鳳翔時延朗為孔目官  
 率城中民錢以給軍帝入京師遂以延朗為樞密副使  
 專任事納賂多者與善州少及無賂者與惡州由是人  
 人皆惡之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迴其家指而歎曰  
 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鄭愚唐鄭愚津陽門詩云  
 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矣  
 娃賜浴長湯池劍成玉蓮噴香水  
 浴透池屏象薦羅綺錦鳧繡雁相追隨劉峻南史  
 字孝標平原人博極羣書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梁武帝  
 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  
 峻峻請紙筆更疏十餘事坐客  
 皆驚帝失色自是不復引見也

贊曰 錢之為物 以濟不通 縑絲綺縠

衣被為功 制之有等 絺繡文龍

不僭不陋 服稱其衷 取之不義



或喪厥功 過差不道 鍾為鞠兇

印綬篇第九十二

張良

漢書酈食其勸高祖立六國後高祖令鑄印及張良入高祖方食為良言之良借前箸以畫八難高

祖罵曰豎儒幾敗迺

顏真卿唐朱泚之叛顏真卿憤忠翁事於是趣令銷印

司農

張顥為梁相雨後有山鵲飛墮令人寺印張顥視化為一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其文曰忠

孝侯

印顥上之孔瑜晉孔瑜見漁者得龜買而放之中藏於宮中矣

鑄成

輒左顧如是者趙后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鄴三瑜悟乃取而佩之趙后上遣以五色文綬四采

善

侍拜騎都尉假歸義侯印青紫綬

贊曰 在昔唐虞 省方班瑞 印綬等差

革于後世 金玉青黃 名同制異

忠孝賢能 佩之無媿 付與非人

姦凶所利 封錫審詳 庶幾不墜

都邑城郭篇第九十三

劉敬漢書劉敬上書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

河向洛其固亦可恃張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

過數百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地夫關中左崕

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

也上意周公漢書云昔者周公營洛邑以為在張儀華

遂定秦遣張儀收蜀儀至蜀築城都故立京師張儀華

儀患之忽有大龜行於野其跡周圍數十里儀使役夫

龜所遺殼於武庫後至唐高崇文守蜀以殼為帶攜去

至今號鮪吳越春秋曰鮪築城以衛居崔豹注曰秦始

皇所築長城土色下魚袁山松宜都記曰岷山縣縣六

皆紫故謂之紫塞下魚十里有山名下魚城四向絕崖

唯兩道可上皆險絕山上周迴可二十里有林木池水

池魚擲下與賊以示不匱  
 賊遂退因名爲下魚城  
 顏回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  
 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  
 給饘粥足以給絲麻回不願仕也  
 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  
 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  
 死而民弗去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  
 則是可爲也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  
 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  
 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  
 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鄭伯左傳鄭莊公弟共叔段  
 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鄭伯夫爲之請制公曰制  
 巖邑也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叔段繕甲治兵祭仲諫  
 莊公曰都城不過百雉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  
 度蔓草猶不可除泥君之寵弟乎公曰姜氏欲之何厭  
 之有叔果叛公知其期攻之叔走孔子書曰鄭伯克段  
 鄆于

贊曰 都邑之稱 爰從古昔 外郭內城

渠隍溝洫 以建國藩 以爲民域



衛善防姦 高深峻極 德苟不修

險安可必 貴在人和 守之勿失

宮殿樓臺篇第九十四

始皇

秦始皇建阿房宮唐杜牧之阿房宮賦其略曰釘

帛縷曲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謳呀多於市人

之言語又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繞繞梳曉鬟也

渭流漲膩奔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

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日之內一宮之

間而氣候不齊云云觀高祖漢書蕭何建未央宮成高

此賦則其大可知也高祖漢書蕭何建未央宮成高

世無以杜子美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古今之絕唱

也秦本紀殿上之名三代以前不載秦本紀云始作前

也秦本紀殿上之名三代以前不載秦本紀云始作前

也秦本紀殿上之名三代以前不載秦本紀云始作前

也秦本紀殿上之名三代以前不載秦本紀云始作前

也秦本紀殿上之名三代以前不載秦本紀云始作前

也秦本紀殿上之名三代以前不載秦本紀云始作前

也秦本紀殿上之名三代以前不載秦本紀云始作前

也秦本紀殿上之名三代以前不載秦本紀云始作前

也秦本紀殿上之名三代以前不載秦本紀云始作前

也秦本紀殿上之名三代以前不載秦本紀云始作前

也秦本紀殿上之名三代以前不載秦本紀云始作前

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等宮樓閣百數今之大內不  
 及故時卿相家陛下欲營造一樓三司使郭崇韜眉頭  
 不展莊宗於是使人問崇韜曰朕昔與梁相持於河上  
 不避寒暑亦不以爲苦今無事深居覺暑熱不可當夫  
 何故也崇韜對曰陛下昔日以天下爲心文王毛詩靈  
 今日以一身爲急故也莊宗遂罷其議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權樂之  
 伍舉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夫  
 過容宴豆人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爲此臺人罷  
 財盡數年乃成諸侯不至若君謂此臺爲美殆矣賈逵  
 注曰所謂匏居寡婦清史記蜀寡婦清先得丹穴之利  
 乃高臺名也寡婦清數葉家大富清寡婦也能以財  
 自衛至使人不見犯秦始皇以相如王褒益州記司馬  
 爲貞婦爲築臺號女懷清臺以相如宅在成都西  
 竿橋北百步許今海漢光武後漢光武皇帝築雲臺上  
 安寺是也南有琴臺圖畫二十八功臣獨馬援  
 以椒房之魏明帝世說漢有凌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  
 咸不與焉魏明帝平眾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錯  
 錙銖遞相負揭雖高峻恒隨風搖動而終無崩損魏明  
 帝登之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之卽便頽壞論者謂輕

重之力偏故也  
後竟不能修  
梁孝王  
漢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作

元達  
載記劉聰元海第四子以永嘉四年僭位於平陽

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造一殿豈問

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

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

所言社稷之計陛下殺臣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腰

而入及至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

聞之密遣中常侍敕左右停刑于是上疏諫聰聰乃解

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為納賢園魏武於鄴都築銅

雀臺殿上以銅鑄鳳儀殿之議遂罷魏武於鄴都築銅

皇高二丈置之殿脊

贊闕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五

平陽王朋壽編

堂宅門牆篇第九十五

論語先進篇子曰由之瑟奚為於此之門管子

云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

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十月而君不聞

年而君不聞此謂遠於萬里矣楊震好學講書有鱸魚

三被鶴雀銜飛講堂前都講進曰蛇鱸者大夫之象也

數有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昇矣後果為三公時人

服都講宮殿簿洛陽宮殿簿洛陽有樹開堂堂皇杏開堂

之博物宮殿簿皇柰開堂堂皇竹開堂皇李開堂堂皇魚梁

堂皇醴泉堂皇百戲孟子孟子云說大人者勿視共王

漢書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宮晏子左傳曰齊景公

室聞金石之宅近市湫隘塵請更諸爽塏辭曰君之宅

公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塵請更諸爽塏辭曰君之宅

臣容焉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

也請辭卒周瑜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復其舊蕭何修垣屋日令後代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

封衡後燕錄封衡字伯華中書監裕之子也輕財好施

子一飯書名春秋宜給宅一區奴一口何文干寶搜神

日供贍以終其年裕高其志而從之舉家病復賣宅與

氏本富忽衰老財散賣宅與程應舉中忽有一人

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三更中忽有

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其人曰何以有

人氣答曰無使去文向呼處問曰適赤衣冠者誰也答

曰金也在屋東壁下問君誰也曰我杵也今在竈下諸

至明文於是掘東壁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諸

舅漢紀曰建初二年封諸舅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

用冀知子貢日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予之

門而寡矣其馬援漢南紀曰馬鑄作銅馬去獻之有詔

張



昭吳志張昭字子布數諫孫權權恨之黜於家塞其門  
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權後固謝昭昭不起燒其門以  
恐之諸子扶昭權魏舒晉書魏舒字陽元少養於外家  
命升車同載而歸舒曰當為公成此宅相後果為司徒

贊曰 上古民淳 巢居穴處 聖智因之

易以堂宇 陶甓門牆 以蔽風雨

綢繆疏達 以有寒暑 夫何後人

淫侈非度 刻楸丹楹 自詒譏侮

園囿道塗篇第九十六

董仲舒 前漢董仲舒下帷讀 子貢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

水灌園子貢教以桔槔 莊子 史記莊周嘗 文王 毛詩王

丈人嫌用機巧不肯從 莊子 為漆園吏 文王 在靈囿  
鹿伏 孟子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

小也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  
 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民以為小不  
 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  
 之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  
 四十里為阱於國中范丹陳留耆舊傳范丹學  
 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范丹通三經嘗自灌園  
 云楊子鄰人亡羊率其黨請楊子共追之楊子曰亡之  
 一羊何追者眾曰多歧路既返問獲羊乎曰亡歧路之  
 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故返楊子曰符堅前秦錄符  
 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曰符堅滅燕趙  
 之後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道植槐柳二可汗唐平定  
 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塗  
 可汗通東北開驛路萬里鄧艾魏略鍾會伐蜀取劍門  
 置亭驛號曰通天可行道鄧艾未下鄧艾從江由道東  
 馬懸車遂至險竹在成張良史記張良與高祖至漢中  
 都西北乃至險地也張良勸高祖燒絕斜谷棧道以  
 示項羽揚子雲法言云川雖曲通諸深則由  
 無東意揚子雲諸塗雖曲通諸夏則由諸

贊曰 園囿陂池 養生之具 上之帝王

下焉民庶 莫不資之 禽魚菜茹

與眾同之 久彌垂裕 利苟自專

民無所措 大道通塗 安行奚懼

市井篇第九十七

毛詩陳國風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

云不續其麻周制夕市夕市而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

俗通風俗通云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井有所鬻者當

畝為井秦惠昭王時狼入咸陽市中呂不韋

為市故云也秦相著呂氏春秋懸之咸陽市中呂不韋

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千金時無能者漢書

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司馬季主史記司馬季主市

南楚國先賢傳曰熊宜僚楚梅福漢書梅福為縣尉以

見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伍員史略伍員出昭



於陵水無以餬其口揚雄法言曰一卷之書必立

吹簾乞食於吳市中法言之師一鬪之市必立之平

陳相孟子滕文公篇陳相曰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古

贊曰 市井致民 其來尚矣 自昔神農

玩交析理 噬嗑象宜 緣情逐類

以聚貨錢 以通財利 壟斷之登

關司征稅 貪殘之為 率非善治

果實篇第九十八

李少君史記李少君見武帝言曰臣嘗游海許栖巖冥

記許栖巖於蜀棧路絕險處馬失俱墜適有積葉得不

損傷而無路可上久之人馬皆飢馬跑落葉於地得大

栗一枚如拳割而陳仲子孟子滕文公下匡章曰陳仲

食之乃數日不食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於陵

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

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

國之士吾必以漢書班固漢書曰安邑千樹棗燕秦千

仲子為巨擘焉漢書西王母降於漢宮與武帝坐方朔自

東方朔窗隙窺之西王母指之曰吾海上有蟠桃三

千年一花三千年而實此兒屈到國語屈到嗜芡有疾

已嘗三盜吾桃矣帝始異焉屈到召其宗老而屬之曰

祭我必以芡及祥宗老將薦芡屈建命去之老曰夫子

屬之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刑法在民心而藏

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

諸侯莫不譽其德祭典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

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

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

用注云芡菱也家臣孔子家語孔子侍坐於哀公賜

曰老建屈到之子也孔子對曰並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

雪桃非為食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五穀

之長郊祀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

用不登郊廟正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

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李衡李衡

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注雪拭也李衡李衡

字叔平為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習氏輒不聽後密遣  
 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敕  
 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貧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  
 不貴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  
 母曰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客十戶來七八年必  
 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可當封  
 侯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居貴而能貧好耳  
 用此何為吳末衡柑橘成歲得絹數千正家道遂殷足  
 矣宋就賈誼新書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  
 數灌其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  
 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惡梁亭之賢己因夜往竊  
 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  
 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是構怨  
 分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甚也我教子每暮令人  
 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  
 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且而行瓜則皆已灌矣瓜日以  
 美楚亭怪而察之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具以聞楚  
 王楚王怒然媿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  
 他罪乎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梁楚  
 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為功因魏武世說魏武帝姓  
 禍為福老子謂以德報怨之謂乎魏武曹名操字孟德



小字阿瞞嘗行軍失汲三軍皆渴乃給曰李太白遺事  
前有梅樹子繁而酸士卒聞之口皆水出李太白曰我朝與  
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酒酣顧謂李太白曰我朝任  
太后朝孰愈太白曰瓜不擇香味唯揀肥大者我朝任  
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揀肥大者我朝任  
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精粹明皇笑曰學士過有  
所陸納晉書陸納字祖言吳郡人少有清操為吳興太  
飾陸納守不受俸祿謝安常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  
兄子俶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移  
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移  
我素業耶於王戎甚繁羣兒爭往取之戎獨不去或問  
是杖之四十王戎甚繁羣兒爭往取之戎獨不去或問  
之曰李在道旁而繁度索君魏文帝列異傳袁本初時  
必苦李也已而果然度索君有神出河東號度索君人  
共立廟兗州蘇氏母病往禱見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  
寇似魚頭度索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已三千年日月  
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度曾子孟子盡心篇曾皙嗜羊棗  
索君曰此南海君也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  
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  
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  
所獨也諱名不諱姓王吉漢書王吉少好學居長安東  
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王吉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

而啖之吉知乃去其婦東家聞  
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乃已  
狙公莊子云狙公賦芋

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眾  
張騫博物志張騫使西

桃及蒲萄實未虧而喜怒為用  
瓜化為魚楊妃唐明皇幸楊貴妃好食荔枝

物之變也楊妃支川蜀及閩中  
譜云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於是每荔枝熟時

置驛以貢其未變而得進御也  
回望繡成堆萬戶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西王母漢武

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  
盛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侍  
母以五枚與帝自食二枚帝食而

帝曰欲種之漢明帝永安十五年  
劉阮續齊諧漢明帝永安十五年

有一桃樹共取食之如覺輕健  
飯浴見有蔓菁菜從山腹出又

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  
出一大谿見二女人顏容絕妙呼

阮姓名曰郎等何

出

來之晚也。因邀過其居堂宇服用無不精嚴。左右侍者悉皆端麗。設酒食須臾。又有三五仙客。將桃五七枚來。云共慶新郎也。劉阮駢者。半月求還。家女留之。曰。今來此皆是宿福。當且留此。於是遂住。以日月詩之。約半年。其中天氣恒如二三月時。又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苦如此。爾劉阮從山洞去。不遠至大道。還鄉並不見舊人。詢訪宗族。得七代子孫二人。驚悟。卻鑽核。言還山竟尋舊跡。不獲。後二公亦不知所終。云。唐有人種李。而其甘美異常。每四皓。披遺唐有人中。以饋遺或賣。必鑽其核。恐移種也。四皓。庭有橘。或取摘之。餘葉間猶有一大橘。主人遂自取之。手至未摘。其橘皮自裂。橘中有四老人相對奕碁。一老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遂齊。成。左傳。齊使連稱。管至父。戍邊。謂之曰。瓜俱不見。老子苦縣人。其母娠者七十二年。一日庭下。遂謀老子。攀李樹。從左腋而生。老子生。即須髮皓白。指。也。遂姓李氏。

贊曰 果實之味 非甘即酸 土木之性

惟斯兩端 荔支之毒 菱芡之寒



各以所處 隨而變遷 棗栗榛橡

有功歎年 新斯薦廟 罔敢弗虔

花竹木植篇第九十九

袁保兒 南都煙花錄隋煬帝時宮女有袁保兒者顏色

常著人衣袂經月香不減其花年餘不萎謝顏色如新

帝每御輦使保兒持此花以侍號曰司花女一日在便

殿命虞世南草詔保兒定日視世南帝曰汝不識此人

耶於是使世南嘔之世南嘲之應制為一絕以進曰學

畫蛾兒半未成垂肩禪袖太憨生緣慙鬼仙 唐西川蜀

卻得君王寵長把花枝傍輦行帝大悅 州太守衙

後園有紅梅六樹正月閒花正開時旁有小閣居常封

鑰之守園老吏忽見數婦人在閣上憑欄賞紅梅花笑

語甚懽吏意其太守家引避久之不聞人聲往視之

閣之封署如故塵埃宛然吏驚以告太守使開而登閣

上則杳無人跡於壁閒見題字墨跡猶溼乃一絕句也

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杖高樓莫吹

笛大家留取倚欄杆識者寇萊公 宋寇萊公下邳人為

云此必鬼仙也載於拾遺寇萊公相不慎密為人告其

出不軌之言既為雷州司戶過庾嶺上有一神祠往來

人甚神靈之萊公至其下遂取折竹一枝插於祠前誓

之曰若寇準不負朝廷此竹當活後梅聖俞歸田錄梅

栗活至生筍成林後人號曰萊公竹梅聖俞聖俞宣州

人知名以詩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土論惜之

其初受敕修唐書也謂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胡

孫入布袋其妻應聲曰君於仕宦何湘如博物志舜死

異鮎魚上竹竿聞者皆以為善對何湘如二如淚下染

竹卽斑如死為湘謝靈運謝靈運晉書云元康二年春

水神竹號湘如竹謝靈運二月巴西界竹生花紫色結

實如羅浮山夏所見也而此山左右時有之鄉老多以

為史記史記曰渭川干畝竹韓退之唐韓退之詩云太

杖十丈藕如椽冷比雪霜王者德徵祥記曰王者德至

甘比密一片入口沈痾痊王和氣感而甘露

降尊賢容眾則偃佺劉向神仙傳曰偃佺好食松實能

竹葦受之也則偃佺飛行如奔馬以松子遺堯堯不能

服萬儲謝承後漢書萬儲字聖明歛人也除郎中遭母

上白兔東方朔上呼問之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株

枝上東向莊子莊子名周道遙游篇云楚之南有冥靈  
 而鳴果然莊子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又山木篇云莊子  
 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又山木篇云莊子  
 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求也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出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  
 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  
 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周曰鷓鴣發於南  
 莊子笑曰周將處材與不材之間莊周曰鷓鴣發於南  
 梧桐不棲非陶淵明號五柳先生解官歸作五柳傳自  
 竹實不食陶淵明號五柳先生解官歸作五柳傳自  
 子告子上篇云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  
 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  
 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  
 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贊曰 奇花異卉 在處有焉 土性秀發

何必丹延 昔稱西洛 綦布名園

功參造化 妙口先天 巨材脩竹



喬岳渭川 棟梁邊綆 比用才賢

禽獸蟲魚篇第一百

莊子

逍遙游篇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

擊三里也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海闕將徙於南冥也水

詩疏

孔演圖曰鳳火精也雄曰鳳雌曰皇雛曰鸞

頭像

天二曰尾像緯許慎說文曰鳳麟前鹿後蛇頸魚尾

龍文

龜背鸞領雞喙五色備舉出相鶴陽鳥也而游於

東方

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

陰因

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

十六

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其

色白

聲聞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軒於前故後指

短棲

於陸故足高而口彫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大喉

以吐

故修頸以納新故生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

二色

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嶼

止不

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衛懿公左傳衛懿公好

頁記十五

八

林逋 林逋處士居於錢塘西湖養一鶴每入市未歸或有客至則鶴飛翔於空中逋見之知有客即歸

田饒 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平頭戴冠者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雖有五左傳者勇也見食相

德猶瀾而食之夜何也其所從來近也左傳者勇也見食相

有豢龍氏陶侃 晉陶侃嘗捕魚於澤得一織梭歸三友御龍氏陶侃 挂於壁少頃雷雨梭化為龍飛去三友

魏志華歆 邴原管寧三人為友號為龍尾莊周曰朽瓜化為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莊周曰朽瓜化為

龍伯 列子龍伯丈人揭竿於東海上釣而連六鰲海員嶠二山遂沒於海底羣仙遂無所居訴於上孔鯉家

帝帝怒侵小龍伯國之人至今長五千里孔鯉家

孔子娶于宋一歲而賜以魚名鯉字伯魚公牛哀南

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因以魚名鯉字伯魚公牛哀南

子云公牛哀病七日化為虎其兄往視之則搏而楊崇

義天寶遺事長安城中富民楊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鄰兒李奔通遂謀害崇義一日崇義醉臥劉與奔殺之埋枯井中其妾輩無所覺唯有一鸚鵡在堂前架上劉遂陳言其夫不歸慮為鄉里知其情劉氏遂自訴于

官官亦未之所考時人亦莫究其弊縣官再詣崇義家  
檢校而鸚鵡忽聲屈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弁也遂捕付  
獄備伏情款事奏明皇歎訝久之劉氏李弁棄市封鸚  
鵡為綠衣使者付後宮宮人養之張說舍人撰綠衣使  
者傳好事者**裴耀卿**天寶遺事裴耀卿勤於王事夜看  
傳之甚著**裴耀卿**案牘書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夜至  
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高太素**撫遺商山隱士高太  
鳴耀卿日為知更雀云**高太素**素累微不起山中構  
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處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  
異卉每至一時即有一猿詣亭下鞠躬而嘯不易其候  
太素因目為報時猿**晉惠帝**曰此蝦蟇屬官乎屬私乎  
時人多師事太素**晉惠帝**曰此蝦蟇屬官乎屬私乎  
賈胤對曰在官地者屬私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腐草化為  
屬官在私地者屬私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腐草化為  
猩猩能言**楚王**震澤事苑云楚王畋於震澤遇羣鹿約  
不離禽獸**楚王**千餘王令諸軍張兩翼驅羣鹿入一大  
谷中谷無他道王將令弓弩並發期盡殫之忽一大鹿  
突圍而走至王前跪而人言曰我鹿王也今者與其族  
類盡困於此谷中大王如盡取之則我之族滅絕無有  
遺類矣我願大王憫而釋之願自今日獻一鹿則大  
王可長享而我等不至殲絕也王異之遂命諸將開道  
縱之大鹿遂跳躍而往鳴以呼其羣整行而出入大山



去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僅三年王崩遂止山  
 旁人奇其事為立廟號為鹿王廟此說與青鎖所載稍  
 不同兩尚書旅葵第七西旅獻葵太保作旅葵旅葵惟  
 存之戎之長致貢其葵犬褒姒史記夏之世有龍鬪于  
 注西戎之長致貢其葵犬褒姒史記夏之世有龍鬪于  
 高四尺曰葵以大為異其流不出化為龍走于後宮觸  
 匱中至周幽王時開之其流不出化為龍走于後宮觸  
 宮中女子既而女子有娠以其不夫而娠流于褒中遂  
 生褒王師中唐宋撫遺別錄王師中知登州一日大風  
 如海中有魚最大者曰海鰩將過此則必先有大風此  
 幾是也師中曰苟果爾當其欲到時幸見報與父老共  
 觀之翌日父老云海鰩且至矣邀師中至蓬萊閣候之  
 須臾魚至不見其首但脊如山出水隱隱自北而  
 南經二日始見其尾莊子云周噩明夏陽人常夜行嵩  
 未有知其脩者此之謂與云周噩明夏陽人常夜行嵩  
 少閒忽望見前林麓閒光彩晃耀近之稍覺寒氣逼人  
 行至林閒則去道數十步外見一大蝦蟇如數十間屋  
 光出其身之四周靈意其必是月中列子云有人  
 物也大駭奔走出林迴視之不見矣列子云有人  
 培而斃之力不能舉埋之道邊以蕉葉覆之歸途恐忘  
 之遂詠其事時有從後聞之者遂以其語求之得鹿潛

取以去其人至家將刀繩之屬復來取崆峒倦游錄平  
鹿至其處則無有也於是自疑以為夢崆峒涼崆峒山  
乃廣成子修道之山絕壁有石穴謂之阜鶴洞鶴頂如  
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歲不  
過一二出今其地乃為僧徒所反河豚有大毒肝與卵人  
據鶴或見則僧必闕有闕或反河豚有大毒肝與卵人  
食之必死每至暮春柳花飛此魚大  
肥江淮人以為時珍更相贈遺云云

贊曰 鯤鵬之大 斥鷃之微 鳳皇鴟鴞

因地因時 貴安其分 隱見從宜

昆蟲鱗介 各以類推 或潛或躍

孰是孰非 以資口腹 聖仁所嗜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五



類林一冊共七十三頁沈民則王仲山先生舊藏壬子  
秋予得之同里黃氏內缺五葉假雅廉兄藏本補足之  
置諸篋中已十七年矣人事升沈如煙雲萬變莫可名  
狀余亦奔走四方計此十七載所遊不下二萬餘里一  
官羈絆進退維艱暮鼓曉鐘誰爲覺者今春得告假歸  
田以守此於荒庭老屋閒展閱三復可爲一嘷亦可爲  
一笑也時崇禎己巳孟夏中澣稼墨氏周穆識

崇禎庚午秋九月虞山毛晉借觀一過

崇禎五年春日吳郡孫士鎔得于武陵書棚子孫寶藏  
之

康熙元年秋趙思蘇在愛古書棚購得仲冬日重裝因

誌

類書以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稱首若太平御覽等卷帙浩繁學者每以不便繙閱爲恨此類林一冊爲大定閒王朋壽所增廣者徵引博洽裁取精細所采事實甚有他書不經見者信考證家之祕笈也噫古書散佚殆盡得如是舊本讀之亦可資眼福矣康熙甲午仲春鹿原林佶讀畢漫記

類林一書見諸讀書敏求記類家郡中小讀書堆有此書卻未寓目近年小讀書堆散出聞爲琴川張月霄所有月霄銳意搜訪金人書籍得此詫爲珍祕此余聞諸月霄友人何夢華者茲春初昭文同年張子和之孫伯

元以此書寄余屬爲題跋余頗疑之述古原物當是元人舊鈔月霄所得未知述古物否若伯元所示者斷非元人所鈔不知顛末未敢下筆因遣力專書詢之覆云係書友王姓所售據云爲吾鄉席氏舊藏月霄藏本係吳方山故物行款與之同唯缺處稍異耳余方恍然於書之留傳于世者正無盡藏也類林世不多見今月霄得諸郡城而伯元得諸本邑席氏之說未可憑未有孫從添一印則故藏書家也此鈔雖屬甚舊然就伯元借校于月霄本言之知二本同出一源矣海隅素稱古籍淵藪又得後之好古者尋其墜緒繼其流風安見二古之盛不再見於今日邪因書數語而歸之道光元年元



夕前一日專力趁夜航歸卽爲識之宋塵一翁

類書盛於六朝其時風尚隸事學者博觀羣書每自輯一編以便采取昔人所謂百貨聚處也近世古籍散亡若華林徧略長洲玉鑑等書久已無傳北堂書鈔等之傳於世者又爲後人增改攙亂廬山眞面目不可得見矣類林十五卷金大定閒平陽王朋壽取舊錄增廣至一百門某篇各繫以贊遺文舊典紀載繁富不獨敏求記所舉眉閒尺一事也按新唐書藝文志云于立政類林十卷崇文總目同中興書目云唐于立政類林十卷分五十日記古人事跡觀此則朋壽此書實以于氏爲藍本原書十卷此十五卷序稱多至三倍蓋實多至三

分之一耳讀書敏求記云大定未知存否則遵王時所  
見已屬鈔本近代藏書家無著錄者予於戊寅歲得此  
於書友王姓爲吾鄉席氏舊藏古香可挹觸手如新不  
獨奇文祕籍足誌欣幸卽周稼墨林吉人跋語亦可寶  
貴也卷首有王氏子裕方印係明王仲山先生正字下  
酉室二字則王祿之別字也吳原博沈民則俱有印記  
首行邊有華補菴藏長方印是冊曾入錫山華氏華氏  
所藏奇籍幾於充棟曾刻真賞齋法帖行世其鑒別不  
在項氏下觀此則是書在前朝已爲世重入我朝爲  
孫慶增購得慶增卽著藏書紀要者冊面有遐寄齋散  
逸五字遐寄爲蔣郁文從氏齋名陸敕先素與之交故

得借閱也毛子晉又從周氏借閱一過數百年來輾轉  
還紙毫無所損抑足爲是書幸矣己卯冬家月霄先生  
過我齋頭見之詫爲奇異據云近在少讀書堆得一冊  
係吳方山故物行款與之同余聞之欣喜欲狂遂假歸  
手自校勘知二本同出一源想當時必有大定刊本好  
古者俱從之影寫耳今年春郵寄士禮居主人乞爲題  
識主人擊節歎賞意欲留諸案頭余不能割愛遂錄副  
本以贈而以原本留諸篋中重加裝訂漫記數言於末  
俾吾張氏世世子孫永寶之道光元年臘月海虞張榮  
鏡芙川氏識

此書之來歷云云未暇詳查



右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十五卷金平陽王朋壽魯叟本  
唐于立政類林作也于氏類林爲卷十此廣爲十五爲  
門五十此廣爲一百魯叟自序云較之舊書多至三倍  
實則增廣三分之一耳于氏類林僅見於唐藝文志崇  
文總目中興書目並爲十卷而其書久佚四庫亦未著  
錄得魯叟是編猶可迹其崖略唯其所記時代多無次  
序昔香山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標門目爲七層架  
排列之命諸生依類采集投瓶中倒取鈔錄成書故所  
記時代多無次序魯叟殆亦用香山之法與其每類所  
引之人有再見三見者如權智篇既有曹操又有曹瞞  
陳平且三見醫藥篇既有郭王又有郭太醫文章篇既

有劉安又有淮南王攻書篇既有王右軍又有王羲之  
花竹木植禽獸蟲魚二篇既有莊子又有莊周凡若是  
者皆當合而爲一也且其所歸之類亦閒有未安者如  
費仲紂之幸臣而入忠諫許劭有知人之鑒非善相人  
也而入相徵華歆既與管寧割席矣而入仁友孫叔敖  
埋蛇當入感應而入祥瑞舟車篇陳季卿當入神仙盧  
充當入鬼神硯紙篇之漳于生當入占夢金銀篇之孫  
綽當入文章花竹木植篇之鬼仙當入鬼神此其排比  
之偶有未覈也又所引之文往往與今書有異如列子  
之爰旌目作袁精目左傳之鉏麇作鋤倪戰國之任瘞  
作任座漢之張綱作張剛寧成作寧誠許劭作許邵樓

護作婁護樓煩作婁煩黃鶴樓酤酒之辛氏並作幸清  
吏篇張堪下樂不可支作不可及之凡斯異文其魯叟  
輯錄時寫官之誤抑亦所見本有異於今行者邪是編  
亦罕傳本且所采多宋以前舊籍故錢遵王毛子晉黃  
蕘圃張月霄皆矜異之予從書估段鏡軒得此舊鈔遂  
壽之木俾世之好古如錢毛黃張諸老者得快所未睹  
焉歲在庚申孟冬之月吳興劉承幹跋